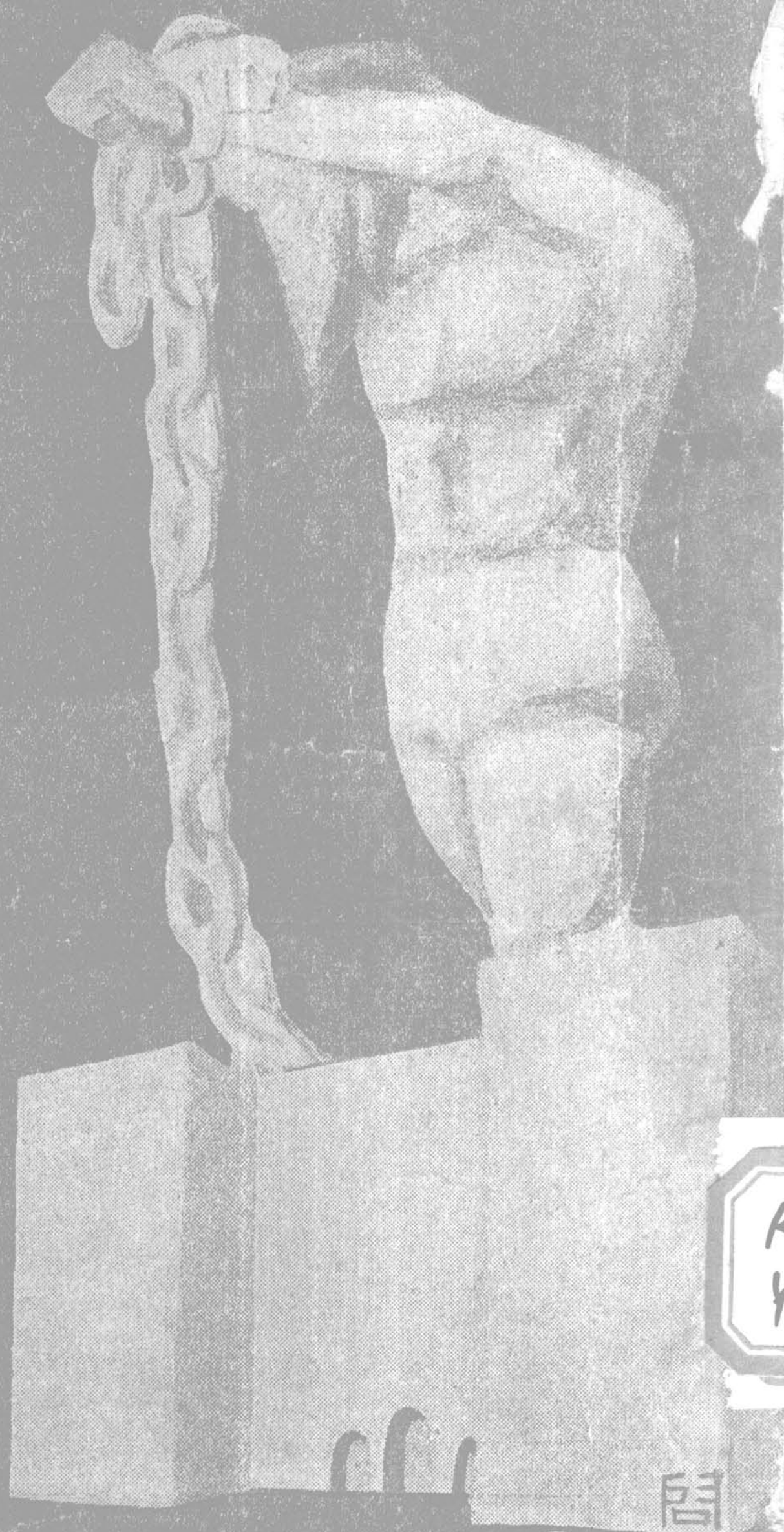


新疆之寇

余航著

行印社版出立獨



K
Y

印

余航著

新疆之變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一、序 曲

世界是何等寂寞，當我們遠居遠方的時候。



「漢方」，把這個名字加在我們現在所棲息着的地方，絲毫也沒有一點誇張。如今我們正生活在北緯三十四度至五十度的空間上。

我們已遙遠地離開故鄉，離開爹娘，離開終年有着光耀的太陽的南方，離開海鷗，離開雲雀，離開永遠常綠的海岸。

我們已許久沒有聽到輪船汽笛的音響；沒有看見光滑的鐵軌上疾馳着藍鋼車的長列；我們已許久沒有在白色的大街上踴躍，或者穿上輕薄的綢衫，浴着週末的夕陽，欣賞着那些玩手風琴的水手的歌唱和遠岸擊搏着的海浪。

我們來自南方，來自海岸，來自長江大河，來自白山黑水，來自四季常春的家園。如

今卻從這些熟悉的生活走向另一個陌生的生活，我們正作客在一個內陸的異鄉，位置在高緯地帶的准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上。

我們眼前的一切是何等新奇，只有一異鄉。這一個充滿陌生意義的字眼才能恰到好處地描出我們的感情。我們的祖國是多麼遼闊和廣大呵。當我們作客在准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時候，我們底感情同樣多麼遼闊和廣大呵！

我們在這遼闊而廣大的盆地上生活着，我們底感情卻常常夾纏着一點落寞和感傷。可是其他也和我們同樣生活在一個盆地上的成千成萬的同胞們，不論是終年戴着大皮帽騎着駿馬的哈薩克人，頂着繡金的華蓋的維吾爾人，戴黑質白章稜角帽的烏孜別克人，像吉卜西人那麼地過着流浪生活的柯爾喀孜人，抑或已被遺忘的塔爾其和塔爾其人，他們底性格卻依舊是那麼熱烈和快活。塞外的世界雖然是那麼寂寞，他們移墾到這地方來也不知已是第幾世代，然而他們底熱烈和快樂的容顏，卻幾乎使人誤認他們只是剛到的

在漫長的歲月裏，一年復一年地過去了，他們一直沉默而堅定地在做着這一塊土地的監護人。用他們的辛勤，用他們的血汗，把戈壁化爲機場，把沙漠化爲綠洲，把瀚海化爲桑田，把林莽化爲福地，把積雪化爲河渠。……

感念呵，他們保存了祖國西部屋脊的功勳；歌頌呵，他們那種開發處女地的傳統精神！那怕是一個最偏狹的人類學者，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底腦子和我們的腦子有着相同的格蘭姆；他們的智慧商數和我們底智慧商數決沒有什麼距離。

歷史家會使美國人民熟知他們的祖先對美國西部的開發，也沒有一個英國人民不清楚他們的祖先在南非洲的慘淡經營。然而我們底歷史家卻似乎吝嗇着自己的筆墨，在歷史的課本上，我們甚少有人讀到關於他們的消息。

我們是一個缺少飄泊者氣質的宗支，我們不習於遠遊，不習於逐水草而居的流動生活；在我們底生活哲學裏，遠戍塞外，歷來便是一個可怕的傳統觀念，或等於一個放逐的別名。我們當中即使有人遠渡重洋，也幾乎無例外地擺脫不了對於家庭的戀慕。幾千年

來，邊疆對於我們只是一個謎語，我們對於這裏即使有着一知半解的常識，實際上只等於「西遊記」所描述的那樣荒誕不經。雖然這裏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就隸屬於中國的版圖，但盡了守護責任的人大部份還要歸功於本地的同胞們。

常常我們把自己設想是一個觀光의 遊客，我們總是那麼眷戀着自己的家宅。我們帶着「不如歸去」的感情排遣着每一個寂寞的日子，多慚愧呵！然而他們卻老實地索居於這個內陸的盆地，不斷地生息繁衍着，戍守着這一塊土地的每個角落，使她永遠成爲中華民族的版圖。

然而，如今輪到我們也和你們一樣戍守着這個已爲你們戍守過不知已多少世代的邊疆了；關於養成安於戍守邊地的性格，我們還得向你們學習。你可敬的維吾爾人，烏孜別克人，哈薩克人，塔塔爾人，塔蘭其人和柯爾格孜人，時間將使我們沖淡了對於家鄉的懷念，對於十里洋場的記憶。雖然寒外的世界是那廢地寂寞，寂寞得彷彿和世界隔離了一樣。但隔離了的只是一個狹小的世界，隔離了的只是一些不健康的生活，隔離了的只是一些

這人斷腸的愁情，隔離了的只是一些世俗的聲、色、犬、馬呵！

自然，索居塞外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沒有馳赴沙場的勇氣，沒有「老僧入定」那樣克制自己的功夫，是不能久居塞外的。而你，被遺忘了的各族同胞啊，如今我們已從你們身上發見了對祖國崇高的貢獻，將使我們懷着無窮的感念，你邊疆屯墾的先驅者呵！

時間將使我們喜歡這裏吧！時間將使我們喜歡你們那種古銅色的健康膚色，將使我們喜歡你們所嗜飲的帶着強烈酸味的馬乳，將使我們喜歡你們帶着那種原始味的居室和蒙古包，將使我們傾倒於你們的騎馬技術，將使我們陶醉於你們底歌舞，時間將使我們改變了全部生活哲學。我們將也能習於流浪，習於遠遊，習於塞外的索居，習於邊疆的屯墾，而我們的性格也將變得更勇敢，更熱烈和更快活。像所有開發邊地的先驅者一樣吧！我想把我的意思譜成一首悲壯的歌，讓這支歌給你們帶來歌頌，也給我們自己帶來激勵。爲了國家，讓我們有那麼一首守護邊疆的歌，從這首歌裏唱出了我們對你們的感念。

我們將把這首無譜的歌搖落到全中國的每一角落，讓成千百萬更多的人民走向邊地來，

讓他們從狹小的家園走向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讓他們底生活浸潤在一種嶄新的情愛中，讓他們底生命改換過一種嶄新的血輪。

「偉大的青年，到邊疆去！」有一天，成千百萬更多的人民都會響應這一個號召。

世界是何等寂寞，當我們索居邊疆的時候。然而我們應該更勇敢地更快活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讓我們把痛苦留給自己，把幸福留給別人，做一個安於平凡的一邊疆屯墾員吧！

二、我們的土地

新疆，正如她的命名一樣，對於中國人民似乎永遠是一塊陌生的，新鮮的土地。雖然她隸屬於中國的版圖已是兩千多年以前的事了，雖然我們成千成萬的祖先們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拓殖過這一塊土地，但，她在我們人民的心坎裏，直到現在，也依舊只是一個不甚親切的名字。人們一提起她，就感覺神祕，陌生，彷彿她就是一個不可

息其間的人民是中國的人民，且與全中國內地的人民發生了二千年以上瓜葛的人民。然而我們大多數的人民，卻對於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同胞竟然所知甚少，這是多麼奇異的事呵！

感謝戰爭，使我們有機可離開了魚米之鄉的江南，更感謝祖國，使我們有機可獻身於偉大的拓邊工作。於是我們在自己的生命史上，畢竟開展了嶄新的一頁，我們終於到達新疆；回想起來，這是一九四×年×月××日的事了。

道格拉斯三引擎的運輸機，在這一天的黃昏安穩地載着我們降落在新疆省會迪化的機場，僅僅是數小時的航程時間，我們已駐足於位置在北緯四十二度的塞外荒城了。

四月，這在江南已是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暮春時節，但在塞外，春天卻還珊珊來遲。環繞着迪化城的羣山，在淺藍的天空下依舊披着光耀的雪帽。在機場蹣跚着的人們，依舊是冬天的裝備：氈靴、皮衣、皮帽、皮手套。

眼前是一望無際的原野，人站在這原野的洋，彷彿就失卻了空間的概念。彷彿自己已

縮小到成爲最渺小
的一個黑點。——自
己的視野卻因爲看
慣條房式的百萬人
口的都市。此時就
似乎無限地延長。
我記起了什麼人似
曾說過：「海闊憑
魚躍，天高任鳥飛」
這句話來；似乎這
是特爲這一塊偉大
的土地吟詠的。



海闊
憑魚躍
，天高
任鳥飛
；「這
一句話
彷彿特
爲這塊
偉大的
土地吟
詠的。
艾士圖

有一支流行甚
廣的歌曲，其中有
一句是「我們的祖
國是多麼遼闊和廣
大」。我覺得人一
旦走進新疆，再沒
有比這句話更能恰
當地描出此時的感
慨。
迎接我們的汽
車載上我們循着塵
土撲撲的黃土路向

我們的工作一點點地去做。我們走馬看花地得以知道這地是一個比較現代化的邊城，蒙古人曾以狩獵場的意義給牠命名爲「烏魯木齊」；但這個邊城現在已少有人還在兒狩獵了。代替的是處處矗立着小型煙空和人們互易有無的市場。這兒的住民也正如其他地方的公民一樣，已經跨過游牧時代的生活，開始工商業生活的經營。俄國式的平房整齊地在街道的兩邊排列着，鏗行字體書寫的市招強烈地反映着一種別有風味的情調。到處擠着披上羊皮統子的人們，男人們有的蓄着托爾斯泰式的長髯，有的蓄着高爾基式的濃鬚；有的纏着印度阿三式的白頭巾。娘兒們打扮得花花綠綠，彷彿像粉墨登場；有的還蒙上面罩。看樣子，是屬於舊式的女人。他們皆好奇地站在路旁向車上的我們窺伺。這真是一個奇異的世界，眼見所有的當地住民，無論服裝，面貌，言語，皆與我們有着甚大的距離，我們不自禁地從心坎裏湧出許多疑問：難道這兒就是我們成千成萬的祖先們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拓殖過的土地麼？而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就是幾千年來爲我們守住國家的後門的同胞麼？

我喜歡這一塊土地。和生息在這上邊的住民，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旅行者大抵都喜愛着他們所旅行過的碼頭一樣，我喜歡這一個內陸的碼頭，不僅是由於一個旅人所慣有的獵奇的動機，更大的原因，因為她是屬於我們的，屬於我們的國家的。

三、伊斯蘭之國

忘記正確的出版處和著作人了，曾有過一本討論到西藏問題的小冊子，其中把宗教也列為決定英藏關係的重要因素。那本書上說：在藏人的心目中，英國人較之中國人更為可友，因為英藏同為宗教的民族。

不管這個觀點是否正確，中國人果真不是一個宗教民族麼？倘使我們一旦走進新疆，我們以往的觀感可能完全改變過來：中國人也是一個宗教的民族。

這一塊佔全中國六分之一面積的土地，自始即是伊斯蘭之國。許多世紀以來，四百萬人民的精神生活，就一直由穆罕默德的教義君臨。從民族的分類說，四百萬人民包括着十

四個民族，這就是：漢、滿、蒙、維吾爾、錫伯、索倫、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格孜、塔吉克、塔塔爾、塔蘭其、回、歸化。（註：記得穆罕默德·伊敏先生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出版的「阿爾泰」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上，曾對這種分類提出過抗議。在他認為這種分類要產生削弱境內各民族團結的後果。他指出其中的塔蘭其、塔塔爾、烏孜別克、哈薩克各族皆與維吾爾族同出一源，都是屬於突厥族——作者）從人口的比例說：維吾爾人約為二百七十萬人，佔絕大多數；其餘為回族三十萬，蒙族十萬，哈族三十萬，漢族二十萬，滿族五萬，錫伯、索倫共二萬，烏孜別克族十五萬，柯爾格孜一萬，塔塔爾、塔蘭其共五萬，歸化族二萬。其中除漢、滿、錫、索、歸、蒙、各族四十萬人外，其餘的人口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

作爲一個漢族人，只有一日身臨新疆，才感覺到宗教的力量，心情也隨之而嚴肅起來。生活在新疆，我們彷彿生活在一座聖城似的，視野所及，到處都聳立着伊斯蘭教堂底尖頂和立在那上邊的金屬製品——下弦月和一顆金星的教徽。滿街都是披上長袍，頭纏白布，飄着托爾斯泰式長鬚的阿洪們，（註：即伊斯蘭教的祭司——作者）據說這種職業祭

司爲數十萬人以上，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伊斯蘭教在新疆所起的作用了。

人們一旦走進新疆，就可看出宗教是如何深入人心與支配人們的日常生活。如果說，養豬是一類文化，那末這種文化只屬於漢人的，而伊斯蘭教人則席捲或生活在分子包括各民族的公共團體內：如學校、機關、軍隊等等。即使漢人，吃豬肉，這場合就成爲禁律。這只是一個最顯著的成例，至於與異教人通婚也懸爲禁律，就更不消說。所謂「飲食男女」，在這兒斷不容許你無視伊斯蘭教的規律而隨意抉擇的。

沒有一種力量比宗教更能左右一個民族，也許是由於一個共同信仰吧，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民族是非常團結的。新疆境內的各民族，過去間有互相仇殺，尤其是漢回民族的互相仇殺，不管造因怎樣，由於宗教不同，至少是其中的一個因素。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大都是剽悍善戰的，這種精神也許源遠流長，教祖穆罕默德底「左手持可蘭經，右手執劍」那種凜然的雄風，對於每個教民，想是一個不朽的啓示吧？

如果說，沙漠地帶是產生伊斯蘭教的搖籃，則面積有着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戈壁沙漠的新

繼，無疑的應是伊斯蘭教的溫床；倘佛教是屬於定居的農業社會的驕子，則伊斯蘭教無疑屬於游牧社會的寵兒。如果各種生活格式可以鑰定某種種式的民族性，則游牧生活的民族既必須接受爬山，打獵，騎馬，挨餓，鬥毆；形形色色的鍛鍊，所以他們天然是生活的猛士。伊斯蘭教徒具有如此的生活背景，所以他們必然勇於生活，勇於戰鬥。

就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說，無疑的，哈薩克民族是最剽悍善戰的。經年累月的游牧生活，使他們習於和風沙，雨雪，野獸戰鬥；使他們精通騎馬，打槍，擊劍的技藝。請想想吧，他們頭戴大皮帽，（註：此帽帽沿共四幅，前幅較短，僅蓋前額；兩旁蓋住兩耳；後幅垂至頸際，帽頂作圓錐形，質料為青緞面子，裏面襯以狐皮，間或於帽頂飾以羽毛，表示其為「巴都魯」（即英雄的身份）——作者。）身披束帶羊皮統子，足穿長統氈靴，手揚皮鞭，腰繫尖刀，騎着一匹棗騾，馳逐於豐美的草原，馳逐於無邊的戈壁，攀着峭拔的雪峯，深入不毛的大漠……與其說這是一種生活，毋寧說這是一幅壯美的圖畫，一首英雄的史詩。



他們騎
着飛臨
，馳逐
於草原
，大澤
，戈壁，
茂林，
雪山；
與其詩
這是一
種生活
，毋寧
說是一
幅悲壯
的圖畫
，一首
英雄的
史詩。
艾士圖

「蒙古包」是他們底家。（註：這是一種流動的草屋，原金屋，四壁以小木棒作支柱，圍以芨芨草編成的圓棚，棚外蓋以花花綠綠的羊毛氈，棚裏復圍以木柱。帳頂作傘形，頂上有圓狀氈的活窗以流通帳內空氣。——作者。）牧場是他們的沙發，吃的是山珍，飲的是馬乳，娛樂有一「儂郎」。（註：音讀，即歌舞之意——作者。）也正和世間所有的人一樣，他們並不缺少戀愛。他們底生活充分地享受到空氣，日光和雨露。請想想吧，人的生活一旦進入這種境界，不就等於從聲、色、犬、馬的囹圄中解放了自己？

維吾爾人絕大多數已結束了遊牧生活，成爲一個定居的農業民族；殷實，富有，而且擅長經商。倘使說較高級的經濟生活會產生較高級的文化，則維吾爾人不失爲一個有着較高級教養的民族，他們不僅有自己的文字，著作；而且也有別具一格的藝術。「儂郎」幾乎成爲了人人都會的娛樂。在新疆，你到處都有機會看到男的戴着五色繽紛的小帽，女的戴着上垂着絲質穗子的五彩披紗，在大街小巷載歌載舞，常常還帶着二弦琴邊走邊彈。請想想吧，這是何等風趣的生活！

維吾爾人是一個禮貌週到的民族，他們的訂客與盛款是有名的。正如他們用來款客的「抓飯」(註：此種飯是以麩米為主，和以糯米，羊肉，葡萄乾，杏乾，紅棗而成。進食時以手代筷，故名抓飯。——作者)是馳名遐邇的。但他們却自奉甚薄，日常的主食就是茶與「饅」(註：音讀，即烤餅。——作者)。「假郎」，遊山，打獵，便是他們業餘的生活節目。

維吾爾人決不只是樂天知命，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進取雄心的民族。關於這一點，特別是在他們的語文的變遷上充分地表現出來。由於文化遺產的貧乏，他們的全部語彙原不足以表達人類世界的現象。可是「外來語」的利用，却彌補了這個缺憾。因此，今日的維吾爾語，已不單純是一種以阿拉伯字母拼音而成的方言，而且還參雜着不少並語，俄語，乃至漢語，而成爲一種完備的語文。

塔蘭其原指「耕地」之意，與維吾爾同出一源，而即以「耕地」之義命名其族，這是多末風趣的族名！他們從維吾爾族割裂起來自成單位，是由於什麼動機，還待考證！但在

一般有遠見的維吾爾人看來，却認爲這個割裂是不合理的。不消說，塔蘭其人全部保留着維吾爾人的優點，塔維二族壓根兒就是同根生的弟兄。

塔塔爾人，傳說是從韃靼海峽遷來的移民。但維吾爾人却認爲它是自己的旁支弟兄。也許由於血緣上已滲入白人的血液，他們底面貌較之新疆境內任何民族更爲歐洲風味的。金黃的頭髮，白皙的膚色，隆進的鼻子，完全是歐洲人的輪廓。塔塔爾人是一個講究享受的民族，他們底綉花的衣飾顯示着他們愛美的天性；他們又是一個有較高修養的民族，僅得使用兩國以上的語文的人是相當普遍的。

烏孜別克民族，在維吾爾人看來，也正如塔蘭其人一樣，全是一家。他們移殖於伊犁河谷一帶，伊犁河谷是新疆唯一的「糧庫」，物產豐饒，土地肥沃，天時地利使烏孜別克人成爲一個殷實富有的民族。由於接壤蘇聯的關係，他們的起居衣飾也是相當歐化的。

最後，說到回族，即所謂「東甘」，他們是由於信奉伊斯蘭教才和漢族割裂起來，無論語言，文字，血統，我們都分別不出漢回有什麼不同。宗教的力量同樣陶鑄他們成爲一

個團結，剷除腐敗的民衆，

不到新疆，不知中國的新疆；不到新疆，更不知伊斯蘭教的偉大。若問今日的新疆，是誰家的天下？我們的回答是屬於中國的伊斯蘭教胞的天下！

四、沙漠二雄

紀河間的「瀋陽消夏錄」描繪過「冥界」的新疆，這兒我却想爲「人間」的新疆，留下一個備忘錄。

從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到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這三十三年間的新疆，是由以下三個人先後主政，這三個人就是：楊增新，金樹仁和盛世才。

五十年代的青年，已很少能瞭解楊增新和金樹仁的了。雖然民國時代的新疆，有三分之二的歲月是由這兩個人所統治着（楊增新治新凡十七年（一九一二——一九二八）；金樹仁治新五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三）。（作者），但一個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往

在也是最易被人遺忘。楊增新與金樹仁當自然也不能例外。

每一個在盛世才民主政時代才旅居新疆的人，他只能接受一種注入式的宣傳：楊、金是被清算的人物，楊、金時代是一個被清算的時代。

青海原是悲劇的淵藪，楊、金的下場正是一個實例。楊、金都是以文人從政，貴爲方面大員，楊增新原是晚清最後一任新疆巡撫袁大化的統帶，在民國時代主政新疆的十七年中，我們可以從他手著的「補過齋文集」中窺見他的功過。據說他是一個頗有風趣的人物，我們從他的照像上看，寬袍大袖，恂恂儒雅，誰也不忍揣想這鄉愚式的人物就是一位封疆大吏。爲了蒐集民間對此公的輿論，筆者在旅新期間曾偶然徵詢各族各界的同胞，就我的經驗來說，不少中年以上的維吾爾族人稱讚楊氏的愛民。楊氏何以能取得土著民族如此普遍的推崇，後來我終於在他手著的「補過齋文集」中找到答案了。

手頭上沒有一補過齋文集，使我無從引證以圓上說。但就我記憶所及，楊氏在上書處處提出主政新疆必須以謀「疆民」利益爲最重要。楊氏雖爲漢族的雲南人，但他們明白

要得「人和」只有爭取上層的「纏民」，如何爭取「纏民」？只有多爲「纏民」做事。但楊氏却並沒有得到「善終」，一九二八年的某天，在參加新疆迪化俄文法政學校畢業典禮的歡宴中，竟爲蓄意篡奪政權的樊耀南狙擊，遂致飲彈身亡。樊原爲楊氏政府中的外交特派員，但樊氏的一擊，却並不曾遂其所欲，倒反而給楊氏政府中的民政廳長金樹仁所殺，金遂上台主政。

阿克蘇縣長出身的金樹仁是甘肅人，論才具與氣度，都遠遜楊氏。特別是由於他的措施失當，所以在他主政的五年間，新疆遍地烽煙，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殺事件更是層出不窮，新疆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是由來久矣。

但金氏也未始不思竭智盡慮，奮發爲維。所以在他治新初期即派人至關內物色軍事人材以備編練新軍。盛世才氏便是在金氏這個意圖下應聘入新的。但金樹仁氏却做夢也不會想到一九三三年他之被迫出走，乃至飲恨疾終，竟是食盛氏之所賜。

盛世才氏，這一個主政新疆凡十年（一九三三——一九四四）的沙漠怪傑，時人論述

過他的著作已是不少了，但外界所知道的他却始終只是他的一部而不是全部。盛氏應該可以列爲當代世界神密人物之一，對於他底一生的作爲，要想把它的真象全部介紹過來，非先在調查、推敲、蒐集諸方面多下功夫不可。

就我們所知，一個地方長官能像盛氏在人民間起着如許作用的，還少有過。人們在盛氏的鐵腕統治下，倘若對楊、金時代有所稱揚的話，這種稱揚也只能用「耳語」的方式傳播。

我們不難想像晚清小民對年羹堯大將的觀感。當人們生活在盛民主政的時代，人們彷彿又活在年羹堯的時代了。

成百成千的故事描述這一個人，這些描述有善意的，有惡意的，但不論善惡，沒有人敢公開闡述。人們只能用「耳語」方式互相交換取樂。在明智的觀察家看來，新疆人民對盛氏的推崇，是表面的，而不是內心的；是被動的，而不是自發的。

如果說政治也是一種魔術，從而政治家也是一種魔術家，那末，我不能不承認盛氏是

一個出色的藝術家。如果你從未走進過新疆的監獄，你將永遠錯把假象看作真象。你總永遠不會了解他的爲人的。到過新疆的人，與盛氏接近過的人，沒有誰不爲他底慙慙、懇切、謙遜而感動的。但誰又知道這只是一層包着苦樂的「糖衣」。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的政變，是盛氏最後一次機會主義的傑作，但也由於這一次的傑作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將來要寫民國時代新疆歷史的人，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這三個人的名字是必須被提到的。要了解新疆問題的人，這三個人的作爲也是不容忽視的。不過，在成熟的觀察家底天秤上，這三個沙漠的怪人，金樹仁是比較無足輕重的。楊增新也只是代表着中國封疆大吏的古老傳統：喜歡玩弄以土著制客民，又以客民制土著的魔術和愚民的政策。而盛世才却與前二者大大不同，雖然他依舊是中國封疆大吏那種深閉固拒借此以自重的腦筋，但在技術的運用上，他却巧妙地表現種種的姿勢和偽裝。

全中國成千成萬純潔天真的青年，就因爲這些偽裝和姿勢以致迷糊了視線，看不清這

個人的真象，因而受欺了。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有一個時時喪心地信賴着他是真救國救民，信賴着他會澈底爲「保障新疆永久爲中國的領土」而奮鬥的雄心，信賴着他有一付菩薩心腸。我清楚地知道不知有多少的人正如我一樣，一直到猝然遭遇到他那種殘酷無情的凌辱以後才大夢初醒。然而十年的歲月，人們在黑暗的統治下生活，不知多少黑髮變白了，不知多少紅顏吹皺了，不知多少淚泉枯竭了，不知多少骨肉離散了，而飲恨冤死的人，屍骨已寒，墓木已拱，他們的損失又將向何處取償呢？

五、權威的象徵

一支在這兒甚爲流行的蘇聯歌，歌詞翻成了中國字，其中有這樣一句：

「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地自由呼吸。」

幾乎每一個新疆青年都懂，而且喜歡唱這一支歌。但唱歌的人却生息在沒有自由的土地上，這是多麼滑稽的諷刺呵！

整整有十年（一九三三——一九四三），這個等於中國六分之一面積的省份，以另立門戶的姿態與中央政府隔離起來。一面六星旗代替了國徽，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設施，都是按照另一套理論和辦法處理的。

在這十年間，「六大政策」就是這個政治區域施政時的最高原則，它被有計劃的宣傳政策誇張起來，通過立法的程序，它成爲了忠奸的標準，成爲了善惡的尺度，成爲了智、愚、賢、不肖的天秤。誰離開了「六大政策」的路線，誰就沒有政治生命，沒有事業與前途，甚至不能解決自己的生計。在這悠悠的十年間，「六大政策」成爲了君臨四百萬人民的權力的象徵，成千成萬的人民臣服在它的統治下，爲福爲禍，不是由於自己的抉擇，而是全憑能否力行這個政策去邀得當權者的榮寵。

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地方領袖能像在這裏所得到那麼多的頌揚與讚譽。整整十年，這位「六大政策」的倡導者，他的一言一行被有計劃的應用到各方面，例如編進小學校的教科書上，排入中學大學的必修課程，被當做理論鬥爭的根據，被作爲做人處事的準則。那

種溢譽的頌辭恰似漫畫家的筆觸永遠帶着極度的誇張性，拿來形容一個人的品德，稟賦和爭功，除非是極端不遜的人，否則誰也為這種言過其實的溢譽要感到受之有愧。

但無疑的，他並不缺少世人共有的弱點。醉於榮譽！那個時候，我經常有機會得以置身於羣衆中聆聽他的演說，我從沒有看見過一個地方領袖能像他從羣衆中取得那樣多的敬畏，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敬畏徒然只是一種形式。因為倘若真正是人民的領袖，真正愛護人民。且為人民由衷地敬畏的話，他是無須在刀光劍影的衛護下與人民相見的。然而我却目擊他每一次出現在公衆之前，都不會缺少前呼後擁的衛士羣。在這種情形下，他面對那些用過譽的辭彙寫成的標語，那些經過畫家為他刻意描繪過的造像，那些呆若木雞的聽衆，和環立左右的那些衣飾整潔紅光滿臉的衛士……他在想什麼呢？無疑的，他至少在想到他自己與人民之間，是多麼地不同！

昔日的窶人子，而今却是主宰着四百萬人民的權力的象徵。當他在寒微時是否也曾想起過自己的命運會有這樣的轉機呢？

我記起C將軍贈他的一首「七言」來了：

「立馬吳山憶舊時，

相逢塞外鬢如絲；

平生意氣期毋負，

大好河山共護持。」

無疑的，我們深信對他懷着期待的決不只是C將軍一個，成千成萬的志士仁人不辭萬里投奔之勞走進新疆，這一個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現在回想起來，不僅C將軍這個期望是落空了，而且成千成萬的邊疆屯墾員的期望也成爲畫餅了。

六、新疆是神祕的麼

儘管這是自己的國土，儘管生息在這上邊的是自己的人民，但幾千年來，人們一直就認爲新疆是一個神祕之國。當我在新疆住滿了一年九個月零八天纔和她告別的時候，這時

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我完全沒料到會以爲西藏之國的答覆了。

關於新疆，記得威爾基在一九五一年二月曾說過：「政府是漢人的，人民卻是突厥族。」但這不能算做最適當的答覆。有人又說：「中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但我們也不能承認這是一個圓滿的答覆。至少，民族問題或交通問題只是造成新疆成爲神祕的區域的一個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幾千年來，雖然這兒自始即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她同時卻自始即以獨立的姿態自成一個政治區域。至少，在一九四三年以前的那些悠長的歲月裏，她只是名義上受治於中國的中央政府，而實質上卻爲當權的地方當局所統治。

由於一種偏狹的，以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政權一直在統治着這一塊相當於全中國六分之一面積的土地，於是使她成爲了一個神祕的區域。

沒有一個力量會比一個偏狹的自私的政權種下更多的罪行，就是由於這樣一個政權強使新疆與中國隔離，強使新疆人民與四萬萬關內同胞隔離。長期地與自己的祖國隔離，與自

己的同胞隔離，遂使她成爲神祕的國土。這裏是寄寓着一種政治哲學的微妙運用，這就是說：至少，歷來以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封疆大吏總是喜歡強使自己的轄位孤立起來，自成單位借此以自重的。

照理，中國的政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應該附麗於這個中央政權。但事實上卻並不如是，至少，在我旅居新疆期間，那兒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各部門的活動，皆是爲着鞏固和擴大一個當權者的地位而部署而發展的。

人與人之間長久隔離是會造成雙方的隔閡與不了解的；一個區域和所有的區域長久隔離的結果，自然也就使人對之不發生親切之感了。

我現在才明白，何以新疆長久以來就是一個許多似近荒誕不經而實際上也不全是虛構的傳說產地；我現在才明白，何以新疆與甘肅交界的要隘——猩猩峽永遠彷彿就是一個不能飛渡的「天塹」，人們長久以來不論從這兒到關內或從關內到這兒，其中所須遇到的麻煩，或者要超過從這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所須的三續。

我發現這一個純以私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權不僅強使新疆與關內的中國隔離，且強使生息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住民彼此間的隔離。

據不精確的估計，新疆人口約為四百萬；在那個時候，嚴格地說，人與人之間是被隔離着的。每一個人，似幾都是孤立的人。這裏流行着一個故事：（自然只是「耳語」的故事。）某甲，一個向來甚少交際的公務員，一天因為一時興緻所致，邀約乙、丙、丁幾個朋友同上市中酒肆用餐。在稍後的日子裏，曾參與餐敘的某乙因案被捕，於是做東的某甲也被牽連鄉當入獄了。

在一個夜間開庭的祕密法庭上，案犯某甲被提刑訊。

法官：「你知道你的錯誤麼？」

某甲：「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公務員呀！」

法官：「你還想抵賴？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時你在×館子請客麼？」

某甲：「不錯。」

法官：「只是你一個人？」

某甲：「不，還有朋友某乙、某丙、某丁。」

法官：「某乙是漢奸，你為什麼請漢奸吃飯？」

某甲：「我沒有想到他是漢奸呀！」

法官：「和漢奸在一起，罪該同科；而且，你們名為聚餐，實則計劃陰謀暴動，想推

翻政府。你要從實招來！」

某甲：「我敢發誓，我沒有犯罪呵！」

法官用拳頭代替「驚堂木」向桌面一敲：「打！」

某甲昏過去了……

和類似的故事。在我進入新疆的時候，幾乎全是用「耳語」流行著的。上面的例子，說明了一個人生活在一種經常要受類似「格斯塔普」的祕密組織威脅着的環境底下，即使

這一次最慘烈的解體，也可以作為招致可悲的災禍的根源。人與人之間，爲了一期暫保身一，天然地誰也不輕易與人往還或吐露胸臆。誰都似乎甘於孤獨的生活的。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真要爲我們自己居然有那麼大的勇氣來度過那些悽涼的歲月而乾杯！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的生活，沒有友誼與愛情，沒有光榮與事業。挑起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默默地工作，默默地休息。誰都不希冀什麼，方寸之間只是充塞着「不如歸去」的感慨。

每次當地方政府宣示人民潛伏這兒的無數陰謀分子，無數奸細，已紛紛打入社會的各個階層，計劃伺機推翻政府之類的報導時，明眼人就預感到另一次大規模的虐殺人民的新行動又在準備開始了。我們就在這樣殘酷的歲月裏，獻出了我們一生最美好的時光。

在我們的國家，具有像當年美國人開發美國西部的一邊疆熱一患者決不在少數。我記起一個朋友來了，他是在湖南沅陵一家報館工作的，一次這位朋友從遙遠的內地給我寫信，他渴望能和哈薩克人同度遊牧的生活，他憧憬着塞外的雪原和蒙古人並辮馳騁的英姿。

他渴望投身到偉大的邊疆去解救他民族。像這樣地對在邊疆中是每個感人的一分純真啊！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真要為我的朋友沒有如願地實現當年的夢想而

成百成千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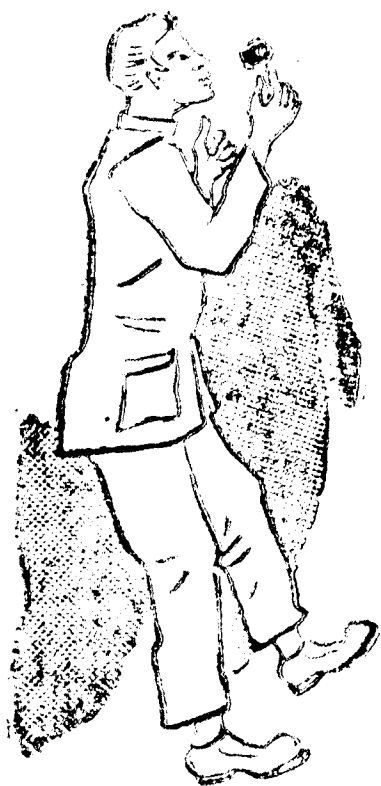
子，或是耳聞，或

是目擊，以後皆一

一證實了生活在

個實質上以私人利

益放在第一位而表



現在回
想起來
我們
要為自
己當年
的勇氣
而乾杯
艾士圖

面上都偽裝着為國
為民的政治勢力下
是多麼可悲的命運
！因為即使是一些
私人性質的身邊雜
事，似乎也不能讓
你依照自己的意志

自由處理。當我剛進入新疆的時候，我只是用常識的尺度來衡量這兒的事物，然而這兒卻
是別有天地的世界，一切事物皆以常識以外的方式發展。例如作為成百成千「耳語」資料的一
例，說是連討老婆也須邀得當局的不同意才能成事。我們起初以為男女的事既與政治無關，

因此得事在人。在社會各個方面，談話無不與他有關。但後來我們都找到更可靠的資料了，這些資料證實了我們的看法只是受了一常識一的騙。這裏是成百成千的例子之一：我的朋友T君，因為他是做音樂指導工作的，所以他必須經常到當地的電台廣播。就是由於機緣的巧合，他在廣播時與一位在電台服務的女士認識了。這是一位有夫之婦的女士，T君與她認識，也只是點點頭，說幾句寒暄話而已。但僅僅這一點男女瓜葛，許多有組織的謠言攻勢便紛至沓來。社會上謠傳T君和那位女士正鬧戀愛；其後那位女士因患盲腸炎入院割治，謠言就更推波助瀾，說是因與T君發生性關係，打胎致病，只好到醫院養息去。我是深知T君的人格的人，T君以無比的熱情將一生最好的時光獻與音樂獻與邊疆，而他在當日卻經常為種種謠言所戮戕。人格高尚的T君在當時僅僅被戴上行為浪漫的惡名；而在稍後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T君卻被加上參加陰謀暴動的帽子而被捕入獄了。

長久以來，在佔中國六分之一面積的領土上，四百萬的人民皆在憂惶終日地度過那些悽

的說，一盤棋，誰放，甚至死亡，這些災禍早晚可以降臨在每一個住民身上。一朝爲座上客，一暮爲階下囚，在這兒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人人自危，這一句古語是再恰當不過地指出那時候人們的心情。然而因爲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完全被隔離着。因此在真相沒有被戳破的時候，事件的發展皆籠罩着神祕的外衣，人們似乎皆習於關起房門等待自己命運的揭曉。正所謂「獨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爲福爲禍，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喜怒。真是人間何世？然而中國人民底高度的容忍德性，也確然是世間的奇蹟。在那個時候，人們只能在內心深處才敢於對此種生活此種統治提出控訴；而當權者卻挾着優勢的財力、人力，運用各色各樣的宣傳技術來掩蓋他的罪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然而人民在暴虐的政權下依舊是弱者，至少在形式上仍舊只得屈辱地膜拜着他們的公敵；一切的情形似乎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式政治的再版！老實的局外人自然是很容易受欺了。這就是神祕的新疆！

七、善良的人民

這是多麼可悲的命運！生活在自己的國土裏，而竟不自覺地已由主人降為奴隸。十年一段不能算短的時間，人們底私生活的每一項節目，無論是求學、交友、擇配、職業、娛樂……任何方面的活動，似乎皆受到一種嚴格的約束。誰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節目，誰就在任何時候會遭遇到不可知的災禍。

我記起威爾基在一天下午曾寫下對新疆的印象來了。他彷彿看見自己復返於美國西部開發的時代！但威爾基卻沒有想到，他所得的印象完全只是一種錯覺！事實上這個具有世界規模的中國西部的開發計劃，在那個時候，還安靜地躺在檔案室的卷宗裏。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日在扮演着多麼可悲的角色！每一個人的生活彷彿都是從同一定型的模子裏鑄成。我們彷彿共有一個宿命，正像那些虔誠的教徒一樣把榮耀歸於上帝，我們卻把榮耀歸於當道。我從不曾見過別的地方會像這兒有那麼多善良的人民，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人。「我們一切都聽命於政府！」這是當時唯一流行的口頭禪。為榮，為辱；為福，為禍；完全仰仗於當道的喜怒。

我們就在那樣的時代生活在新疆。如影隨形地緊靠着災難。然而我們卻癡心地要做拓荒的勇士，要立不朽的勛業，妄想着要為祖國為同胞付出不世的貢獻。我們喜氣洋洋地走進新疆，竟不覺自身命運的可悲！然而更使我們感動的，卻是生息在這兒的善良的人民，他們永遠是具有質樸的心地的赤子呵！成千成萬的年輕人由衷地用那顆善良的心獻給一個人，用整個生命交付一個人；爲了指望這個人對他們的拯救，成千成萬的家宅會爲這個「救主」去築起祭壇來。人們在這個人的肖像下孜孜地工作，用全生命力研讀他的「教條」，熱心地爲他所指示的「理想」而奮鬥，用血，用汗，用生命去保衛這個人的安全。而且互相監督，彼此警戒，不容許有毀謗這個人的不名譽行爲發生。人民永遠是心地善良的赤子呵，悠悠十年，成千成萬不惜萬里投奔的青年，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被欺騙，會被出賣，甚至會因被構陷而斷送自己的生命。

關於新疆，過去十年，市場上出現過許多著作，但多數的作者卻只用常識的尺度去衡量，他們沒有想到自己竟被這種尺度所欺騙。很顯然的，盡信書不如無書，人們有時從反

面的方向玩索，反而多少了解這兒的真貌。

然而，那時候我們不是一個聰明的讀者，我們對於這兒竟可說是一無所知。坦白地說，我們對於新疆，僅有一點模糊的概念。我們懷着獵奇的動機，以一個旅行者的姿態獻身於祖國的拓邊運動，我們自始就不曾措意於自己的安危，只要有利於祖國，只要有利於同胞，我們就甘於將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獻與邊疆。

現在回想起來，使我們戀戀不捨的就是那些心地善良的青年。其中漢族的青年，他們大抵皆出身寒微；有的是當年追隨左宗棠遠征的殘兵弱卒的遺裔，有的是來自楊柳清的小販行商的子孫，有的是來自大河兩岸的黎民的子弟，有的是來自白山黑水的抗日志士的後輩。我清楚地知道，儘管他們移居這裏已歷許多歲月，但他們依舊嚮往江南的魚米之鄉，依舊嚮往祖先廬墓所在的故園。提起「口裏」（註：即關內），正像海外華僑提起祖國一樣，他們永遠燃燒着戀慕之情。

這種情形，也不僅僅存在於許多漢族青年中間，同時也表現在其他民族的青年身上。



提起一口
裏，正
像海外華
僑提起「
唐山」一
樣，他們
永遠燃燒
着戀慕之
情。

艾士圖

新疆，從「大漢族」的觀點出發，其目的在於民族同化，是維吾爾民族的家鄉。無論就人口的比例與民間的力量看，維吾爾人都居於絕對的優勢地位。維吾爾人是一個殷實的民族，他們大抵都有屬於自己的家宅，牲口，交通工具和菓木園。維吾爾人具有土爾其人的臉型，英俊，高大而雄健。在性格上，他們被認為慷慨，心地善良。這一塊佔全中國六分之一的領土，其所以始終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與其說是由於天時，由於地利，毋寧說是取決於人心的向背。幾千年來，維吾爾人即已移居這裏，沉默地生活，勤懇地工作，安分地為我們守住國家的後門而不居功。他們永遠戀慕關內的文物，心悅誠服地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榮！在我所知的維吾爾人中，提起「口裏」，他們都不禁為之神往。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裏，「到內地去」，對於一個維吾爾人，不僅是生活上的一個誘惑，而且是生命史上的一次解放。

「我們不能老死在邊疆啊！」

「我們有機會總得到「口裏」觀光觀光啊！」

這種呼聲，從心底發出的呼聲，在當時也只能用「耳語」與「舉崇地互相交換」。人們生活在一種跡近獨裁的統治下，即使提出像這樣微小的願望，也被看做一種禁律。「格魯塔普」式的黑手，是隨時隨地會因為你發出一點「不當」的言論，就像老鷹抓小雞那樣地把你抓進監獄裏。這些可憐的孩子們，他們從能夠讀書識字的啓蒙時期起，就面對這種政治，就已習知監獄，流放，甚至死亡的滋味。從很年輕的時候起，他們就知道養成小心說話謹慎矜持的習慣。初到新疆來的人，常常感覺到這裏的青年人缺乏熱情，不喜交際而為之詫異不置。但當他們了解到「偶語棄市」的暴政也居然復活於今日，也就無怪其然了。

我們就在這樣慘淡的日子裏工作，慢慢地我們發見我們的同僚，長官，乃至下屬，在這十多年間，幾乎有半數以上都曾經先後進過監獄。其中有些人甚至不只一次。有不少的人，起先被政府用一種罪名抓進監獄，幾年以後，又由政府提出來，位置在各軍政機關工作。之後，又以另一個罪名再度入獄。這在不知內情的人，又豈會想到世間也竟有故入人罪由政府。倘照常識的看法，就不免以遠戍邊地的志士錯認為是一批亡命之徒，因而邊疆

在他們的心目就看作罪惡的淵藪。

在成百成千的例子中，H君的遭遇是一個典型的例子：H君，當他遠在十多年前還是一個留學日本的青年時，就立志獻身於拓邊的工作。待他學成歸國，萬里投奔新疆以後，由於當局既是他的同鄉，又是他的好友，因此H君一帆風順，不到幾年功夫就成爲政海的紅角。豈知一朝爲座上客，夕爲階下囚，這種政治悲劇竟應驗於H君身上。他以通謀敵國，陰謀推翻政府的罪名被捕入獄。H君就這樣含冤莫白地在牢獄中渡過五年。一九四三年的春天，當我遇到H君，其時他恰好刑期已滿，恢復自由，重新由政府徵用。在我們看來，他是一個奉公守法，舉止謙和的君子。我們正要爲展佈在他面前的平安，事業，前途而慶賀。豈知在稍後的一九四四年初夏，他竟又以參加陰謀暴動的罪名再度被抓進監獄去了。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像這樣的悲劇竟如是其普遍：以至在我所認識的友人中，幾乎都有過與H君相像的遭遇。在酒酣耳熱夜闌人靜的時候，對手即使平素沉默寡言，有時却往往出乎意料，爲你鬼鬼祟祟地傾吐生平。每一個人的生命史似乎皆是一首傳奇式的故事。這在

起初聽到的人幾乎難以置信。但後來，當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的一事變發生，我們才找到真憑實據了。

八、囚徒的世界

沒有到過新疆的人，不會了解新疆；到過新疆的人，沒有進過監獄，依舊是不會了解新疆。

寫過「亞洲內幕」，「歐洲內幕」和「拉丁美洲內幕」的美國約翰·根室似乎還沒有寫過新疆？然而像「新疆內幕」這一類的著作，我想遲早總有人要寫的，這兒，讓我爲有志的作者和讀者留下一個備忘錄吧。

曾有過一個十年，新疆與「囚徒的世界」是一個「同義語」：「處處是監獄，人人是囚徒」，至少在一九三三到一九四四那些個年代，人們生活在新疆，正如賭場上的「沙盤」，一個是拿性命去賭生死，一個是拿金錢去搏勝負。

至今依然是一個
 謎：沒有誰清楚
 新疆獄的實數
 也沒有誰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住
 過冤獄和曾任那
 兒死亡；用在監
 獄的經費在新疆
 全省的「歲出」上
 所佔的百分比，
 也永遠是誰也弄

新疆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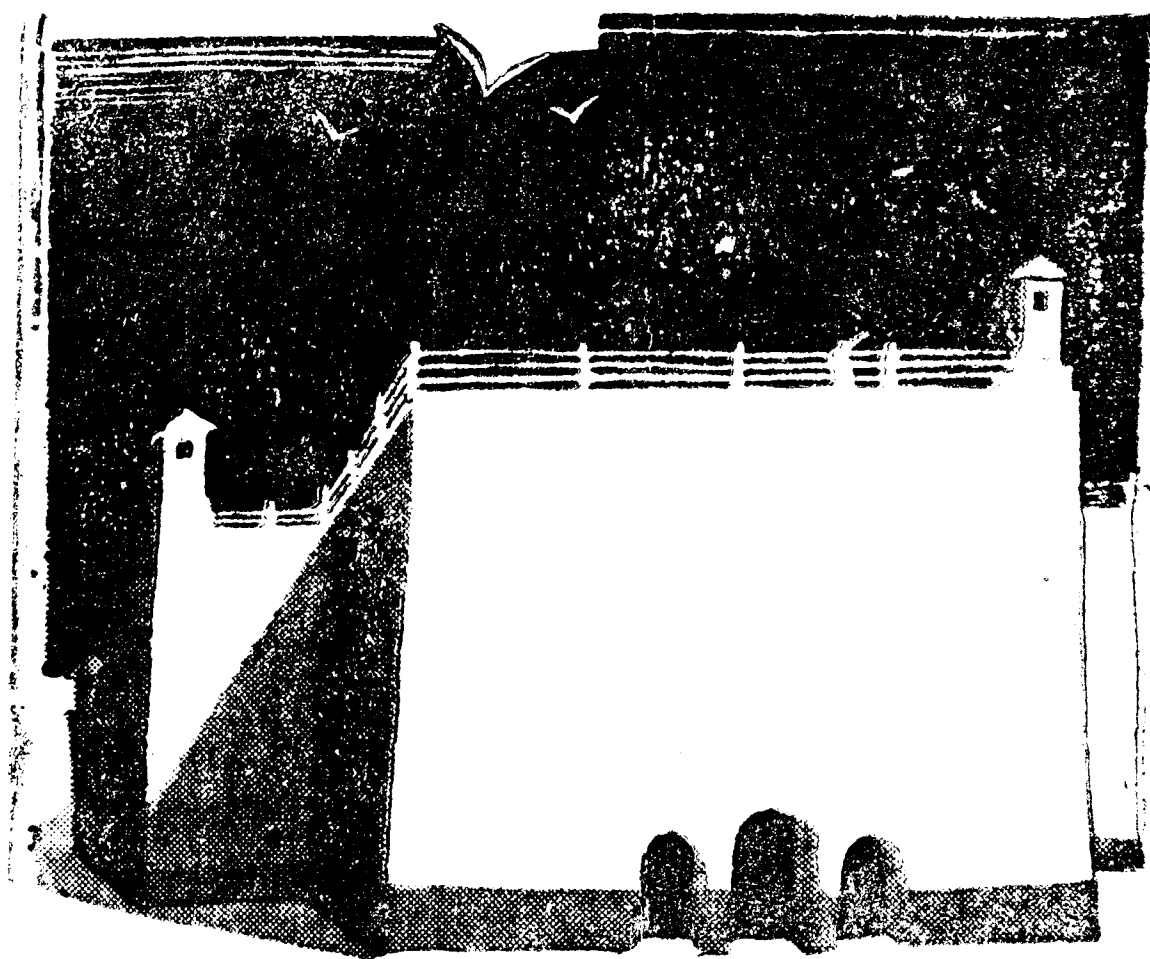


圖 P. A. 築建的式堡城座一着立器照盡的同

不清楚的英文譯名
字。

新疆省會迪化
 的西大街，等於南
 京的新街口，上海
 的南京路，北平的
 王府井大街，從朝
 到晚熙攘着迪化的
 摩登人物。這是一
 條純粹商業的市街
 ，整條街道都是迪
 化第一流的商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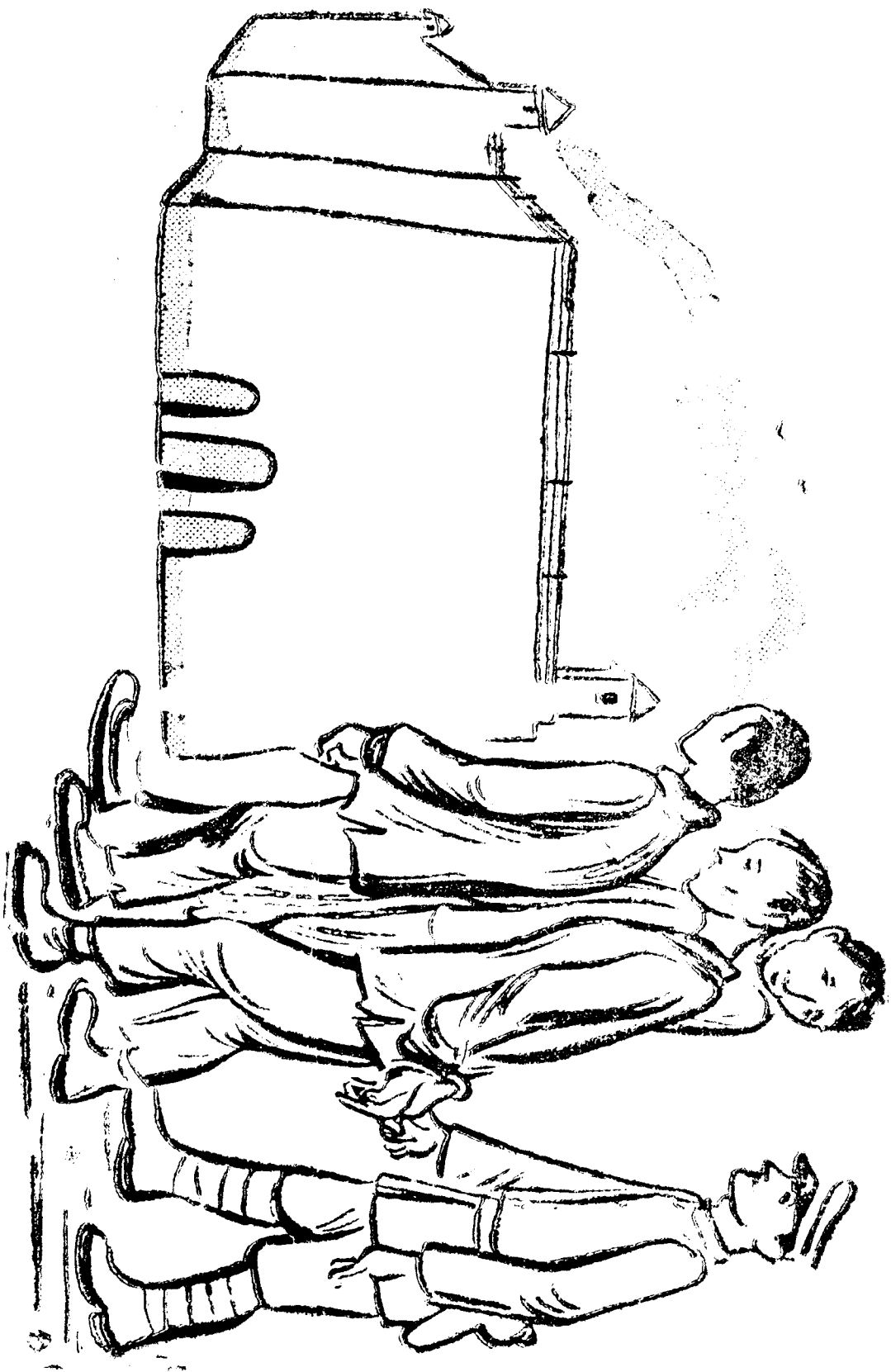
鋪上柏油的路面，使人們在上邊走着時有着身在通都大邑的錯覺。

這條大街的盡處向北拐，蜿蜒着一條二百米突長的小胡同，胡同的盡頭矗立着一座城堡式的建築，三扇緊扁着的大鐵門，高約丈許，就是這座建築的吐納口，多年以來，成百成千的人民從外邊走進來，又從裏邊走出去，正像一個大碼頭終年不息地吐納着來往的旅人似的，它吐納着來自東南西北的囚徒們。

世間上再沒有比住在新疆的人民更易於有進監獄的機會了，即使是一個最奉公守法的人，他也沒有把握保證他自己能避免繹綫之災。世間上也再沒有比新疆的監獄更為名不虛實的監獄，因為，倘使監獄是專為犯罪的人而設的，則住在新疆監獄裏的囚徒正相反地只是一些無罪的囚徒，監獄似乎是相當於一所學校，人民做好做歹似乎都得進去接受一些訓練似的。

幾乎是一個固定的公式：被捕者用汽車送進監獄以後，就被帶到靠近門邊的一間小屋裏，由身軀魁梧的看守把門，隨後，監獄的管理員帶着一張「案犯調查表」進來，命令你

依照表格的規定填寫逐一填寫姓名、籍貫、年齡、出身、職業等等。在這樣的時候，決沒有你抗辯的餘地。你即使並未犯罪，但「案犯」的身份業已確定，從這一秒鐘起，你的公案被割斷了，另有幾個面目猙獰的看守拿着小刀或剪子走進來，且走近你的身邊，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已動手把你衣服上的銅鈕釦，西裝褲的搭釦統統剪掉，皮褲帶、皮鞋帶，乃至身上的銀錢、手錶、眼鏡、私章等等都搜個精光。然後用一隻蘇包裝，或一張氈子，突然套在你的頭上，連脖子也套住了，現在你的眼前只是一片黑，看守像纏着一隻豬獠似地纏着你拐灣抹角地走，你像瞎子似的看不見天地，辨不出方向，你開始受到有生以來第一次最大的侮辱，勇敢的你此時或者會在蘇包裝的面罩裏張開嘴巴叫，但你立刻重重地受到拳打腳踢，秀才坐了牢，有賬結不清。「案犯」的帽子既經戴上，雖有百口，也無用了。於是你隱約地聽到開鎖的金屬聲，之後，你被推進一個什麼地方，套在頭上的蘇包裝或氈子突然被揭開來時，你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陰暗的小屋子中，有一扇緊扁着的鐵窗，可沒有陽光篩進來，而在那兒已早有五六位先你而來的半人半鬼似的囚徒，在張着失神的紅絲眼



圖上為三個人從因的北西爾車自來，着納叫地息不年籍它。頭碼大開一像正

向你凝注——向你打量。

幾乎這是每一個囚徒的第一課。從此你被關在一間斗室裏，沒有經過調查，沒有經過審訊，也沒有被判罪刑。一年，五年，十年，乃至一生，你可能無聲無臭地終老於監獄。民主國家的法律，人民依法被捕在二十四小時內必須提付審訊，否則即須開釋。但對於住在新疆監獄的囚徒們，卻是多麼幽默的諷刺呵！

然而我總算是較幸運的一個，我喪失了的只是一百零六天的自由，但許多善良的人民，他們失去的自由，卻較此十倍或更多的時間。

世人只有走進監獄，才真正了解人對人的殘酷。每一個看守似乎都是經過嚴格的挑選，愚蠢而又殘暴。他們沒有想到自身已被假借作爲一個屠夫，他們滅絕人性，隨意毆辱每一個囚犯，先入爲主的偏見和統治者的教唆，使他們錯認這些無罪的囚徒爲有罪，因此他們至死不悟地從不接受良心裁判他們所犯的罪行。

成百成千的暴行不分晝夜地在施用，每一個囚徒都可能挨到這一個遭遇。——坐坦克——

「坐飛機」，「坐火車」……這些刑罰使每一個囚徒都為之一談虎色變。一天真的人要求「審訊」，但果真一旦提付法庭，除了「屈打成招」，不容你有別的抉擇，真是人間何世，故人人罪而反偽裝救國救民，人民，人民，天下多少罪惡假汝的名名而行！

人一旦走進新疆的監獄，才恍然大悟，何以新疆的進步竟如此遲緩的癥結。社會各部門的優秀分子既都被有計劃地抓進監獄，於是留下的自然多是平庸之輩。他們之間即使也不乏才智之士，但爲了明哲保身，自然也就靜觀自得。人民的權利在沒有獲得保障時，不是革命，便是企圖對現實躲避，不能有大作爲。而他們通常卻都選擇了後者。

我始終堅信暴虐的政治是人類歷史進化的絆腳石。人是作爲人而生活，而非作爲奴隸而生活，這一句希臘的名言，倘若允許我們套用，則人是作爲自由人而非作爲囚徒而生活。每一個有過監獄生活經驗的人都深信這是作爲人的起碼願望，然而，在那過去的十年（一九三三——一九四三），人們是連這一點起碼的人權也被剝奪了。

但世間上也似乎沒有比新疆的囚徒更可愛的囚徒了，他們即使含垢忍辱地受難，然而

他們卻始終沒有什麼新疆的愛戀！我永遠不會忘記阿不都熱哈滿——一個維吾爾族的囚徒——對我如此說過：『沒有誰比我們——維吾爾人更喜愛新疆，因為對於你——一個漢人，掉了新疆，還有一口裏』（即關內）；但在我們，掉了新疆，我們就等於掉了一切：因為新疆是我們——維吾爾人唯一的故鄉——』

我理解每一個人的感情都值得尊重，因此，我會重阿不都熱哈滿的感情；我理解沒有一個人不愛自己的故鄉的，那怕是被自己的祖國所遺棄的白俄流浪者，也依舊嚮往俄羅斯的大漠；那怕是被全世界到處驅逐的沒有故鄉的猶太人，也依舊夢想重建沉淪已久的故國；那怕是四海為家的美國大兵，也都染上了沉重的一懷鄉病；那怕是世世代代移居於美國的「尼格羅」，也依舊神往於非洲森林的屋宇與月夜；因此我同情阿不都熱哈滿對新疆的愛戀！我同情新疆人愛新疆！

我清楚地知道，這種戀慕新疆的感情，決不只屬於阿不都熱哈滿的，而且屬於成千成萬的阿不都熱哈滿的。

如果說，一百零六天的囚徒生活並不是一個浪費，那末，我對於阿不都熱哈滿，乃至成白成子的阿不都熱哈滿的發現，便是我最大的收穫了。

即使是囚徒的世界，我們也到處可以發見人類的智慧在開花，在結果！新疆，這囚徒的世界，將永遠存在於我的記憶裏。

而我，曾是一個囚徒的我，也將終此一生要爲成千成萬識與不識的囚徒們祝福！

九、地獄篇

——我們沒有希望地生活在渴望裏。——但丁

我在新疆住滿了一年九個月零八天，其中有一百零六天，我是住在監獄裏渡過的。

一百零六天，這在沒有進過監獄的人是何等短促的歲月呵，但人一旦嘗過鐵窗風味，他對於時間的觀念就改變了，監獄的歲月，即使是一天，也使人有漫漫長夜何時旦之感的。

然而我較之成千成萬不幸的人們，還是幸運多了。在我進入新疆的那個時代，成千成

出的高直也正如我一樣，無緣無故地被押進監獄裏，五年，十年，甚至終身，他們終老於監獄而直到死也不清楚自己所犯何罪。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一輛黑汽車停在我工作地點的大門口，於是我被架走了。憑你有通天本領，反抗是沒有用的。人一旦住在新疆，正所謂處處是天羅地網，有翅難飛。就這樣，監獄的鐵門吞噬了我。從那一天起，我做了一百多天沒有犯罪的罪囚。

現在回想起來，關於此事，曾有過一個朋友抱過不平，他氣憤地說：「中國，中國，你若不亡，是無天理！光天化日，戮害忠良，我看中國人的事，到我的兒子，我的孫子長大成人的時候，恐怕還是黑漆一團的！」

然而我卻並不如此悲觀。我清楚地見到，人們即使在走進地獄的時候，正如「但丁」所說，他們沒有希望地生活在渴望裏，誰也不會缺少這分熱腸，沒有比這分熱誠更使人感動的了。現在仍使我戀戀不捨的，就是地獄裏的那一羣難友呵，特別是和我同號的一羣難友。雖然他們一生飽受自己的國家遺棄虐待，然而他們畢竟是如此善良，可愛！中國！中

國。你從來善盡你保有的責任，但你卻偏偏擁有眾多善良的人民，謎之國。不可思議之國。我們都是餓於自由的一羣。我們一共五個：阿不都熱哈滿，一個維吾爾人；阿索夫，一個歸化中國的俄羅斯人；拿生目，一個塔蘭其人；色樂汗，一個哈薩克人；還有我。命運像一根無形的紅線，把我們五個從任何方面都可以終此一生不會發生任何瓜葛的人拴在一起了。我們五個人，在這之前，誰也不知道對方的姓名，身世。我們是五個不同的民族。無論風俗、言語、血統、信仰、教養，皆有甚大距離的五個民族。但是，我們現在卻具有一個黑暗的命運，我們都是失去了自由的人。

當生命的活動範圍被約束到只能在一個幽暗的囚室時。再沒有比這樣的時候更使我們想起自由的甜蜜了。再沒有比失去自由的人更渴望自由的人，也再沒有比失去自由的人更能體會自由的意義的人。我們是何等憧憬着鐵窗以外的世界！當我們被幽囚在一個斗室的時候，從狹小的鐵窗外透進來的每一寸陽光，似乎發出了爲我們從未體驗過那麼溫暖的陽光；從窄小的窗縫上望到的每一寸藍天，似乎是我們從未看見過那麼開闊的藍天；甚至從

鄰室偶爾傳來的一兩聲歌唱，似乎也是我們從未聽見過那麼甜蜜的歌唱。對於一個失卻了自由的人，同樣是一張笑臉。在這兒卻似乎要比往常更多一些親切的意味；同樣是一雙眼睛。在這兒卻似乎要比往常更多注入一些溫情；同樣是一次交談。在這兒卻似乎要比往常多獲得一些慰藉；同樣是一回散步。但在這兒卻似乎要比往常多獲得一些健康。我們底生活範圍是那麼狹小。我們往常用來衡量那個爲我們所熟悉的世界的尺度在這裏已經不再適用了。當我們生活在鐵窗以內的世界的時候，我們常常會變得非常容易滿足。一隨遇而安。便是每一個囚徒的人生哲學。我們會用幻想的視覺把那個斗室化作皇宮；我們會用幻想的味覺享受一桌豐盛的酒席那麼饕餮似的嘗試那份缺乏營養的囚糧；我們甚至會像趕赴情人的約會似地去享受每天十五分鐘的「放封」時間。而當我們想起往日的生活，往日的世界時，我們卻收回自己往昔的詛咒，改用寬容的尺碼來衡量它們的價值。我們似乎皆忘卻了那個爲我們所熟悉的世界的醜惡，腐爛，荒淫與無恥和它曾給予我們以不斷的迫害和創傷。我們彷彿都成了健忘的人。只是誇張地想像着往日生活的豪華，癡心地想像着往日的甜蜜。只

要誰許給我們以自由？即使是魔鬼，對於我們也是天使。即使是地獄，對於我們也算作天堂。人是怎樣不能一刻離開了自由的動物呵！沒有誰比一個囚徒更渴望自己的自由解放！

我們五個人，誰也不能例外，在經過多年的流浪和寂寞的生活以後，在稍微妄想到自己的悲劇也應該有個終結的時候，命運卻先後給我們安排下一個更悲慘的角色了。然而我們倘若改變做人的作風，我們未嘗不是現實社會的寵兒！但是我們卻執拗地絕不臣服於醜惡的勢力，於是我們遂成爲一個一無所有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囚徒。然而即使在這樣的時候，面對着如此殘酷的現實，背負着如此悲慘的命運，我們中間誰也不會動搖過對人類的熱愛和對自由的渴慕的信念。我們還保持着一個絕對崇高的靈魂。正像成千成萬的老囚徒一樣，我們比任何時候更熱愛着我們曾經久住過的那個鐵窗外的世界——自由的天下！

正像水手知道航線，廚子知道五味，琴師知道音律，畫匠知道彩色一樣；日子長了，我也開始了解我們這一羣囚徒的爲人。

阿不都熱哈滿，這一個中年的維吾爾人，他在我們中間

墳墓似的監獄已渡過了五年的歲月。五年，多麼悠長的歲月呵！但阿不都熱哈滿並沒有什麼感傷。正像所有的維吾爾人一樣，阿不都熱哈滿英俊、健康、樂觀，他常常很快活地用單調的音符譜出屬於他自己的歌唱。他常常隨手捏起一把掃帚當作豎琴似的輕彈着，用低沉的嗓子唱出他底純樸的一生。阿不都熱哈滿的歌唱不僅給他自己帶來了愉悅，而且也給我們帶來了慰安。他是我們這間號子的歌王。維吾爾人是一個殷實的民族，阿不都熱哈滿也正和大多數的維吾爾人一樣，他曾經有過豐衣足食的生活，享有屬於自己的情婦、羊羣和菓木園。他的烏亮的眸子永遠燃燒着對自由的渴慕和恢復他底家業的雄圖。他只要想起自由恢復的時日，他那雙眸子就掩蓋不住那股心花怒放的激情。可悲的是：這個善良的人，他已經和他所熱愛的世界告別了五年。

拿生日，這一個塔蘭其的老漢，活在這個世界上已超過半個世紀了。雖然「塔蘭其」具有「耕地」的意義，但拿生日的一生却正像一個吉卜西人一樣是追逐自由的旅人，他底一生是一個沒有止境的旅程，從這一個山翻過那一個山，從這一個村落翻過另一個村落，

從這一個國家偷渡到另一個國家。拿生日沒有正當的家室，沒有固定的職業，而且也沒有確實的姓氏。他的身份，在世界各地的戶口紀錄簿上，永遠註着是來歷不明。這一個可憐的流浪人，他從未妄想過從這個世界得到一絲溫暖呵！他就只靠自己底雙手，只靠自己底單薄的身體去贏得一點生活資料。然而他却永遠是快快活活，從不會對自己的命運提出過不平的控訴！他愛唱愛鬧，有着和原始人一樣質樸的心地。

色樂汗，他是一個剽悍的哈薩克人，但是他却有着一顆善良的心。正和他底祖先一樣，他底一生是充斥着自由與太陽。牧場是他底家，蒙古包是他底搖籃。他是怎樣一刻也不能離開他底棗紅色的駿馬呵！對於色樂汗，一個騎馬民族的子孫，一隻棗紅色的駿馬，就像我們對自己的情婦一樣一刻也不能停止對她的懷念。從他底魁梧的身裁上使人不難想像得到他底馬上英姿。然而色樂汗，這一個善良的草原英雄，却悄悄地在牢獄度了四年。

珂索夫是一個歸化中國的俄羅斯人，他底眼珠使人想起伏爾加河灰暗的浪，他底華髮

使人想起西伯利亞的雪原，他有着一個普魯士式的頭腦，和長着極高爾基式的鬍鬚。而
十年來，這一個出身烏克蘭的農家子孫像一個沒有祖國的猶太人那麼地在中國各處流浪
着。幸運對於一個善良的人是何等吝嗇呵！他終於在黑暗的牢獄度過他底七十的殘年。這
是何等悲哀的晚景呵！然而柯索夫却有着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堅毅的氣質。他永遠貯蓄着有
笑意的細眼在期待着自由的到來。他沉靜地安於他底無望的牢獄生活。

自由呵！生命離不開自由。人是怎樣奇怪的動物呵！沒有自由的生命只是一具僵屍。
生活的意義——對於失去了自由的人，只是一種難堪的刑罰。而我——一個自由的追求者，一
個天監生活的渴慕者，一個無罪的囚徒；每一次當我想起我底生命從此將永遠沾潤不到陽
光和雨露，不會開花和結果，不會成蔭成林造福千千萬萬的人類，我永遠被擯棄於幸運的
門外，我將永遠被活埋，於是我的存在將永遠被忘卻。沒有友誼和愛情，沒有光榮和事業，
甚至我將永遠不會再在任何人的心上佔有一個位置；然而我還必須活着，含垢忍辱地活着，
這樣地生活將是何等可怕的生活呵！沒有走進過監獄的人是永遠不會了解這種感情的，當

我於這種痛苦這種感情裏進得不能回頭時，我常常發不覺的悲泣了。

一百多年以前，法國一個哲人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不自由，毋寧死！」近代的世界革命史上紀錄着成千成萬的志士仁人就在這自由之旗下去成仁取義，那可歌可泣的英烈遺事，卻使我在最絕望的時候，我還是如癡如醉地爲之神往。而屬於這個美麗的國家的一馬賽曲中，有一句給我自由，不然就給我死的名句，它恰好地表達出了我此時此地所具有的心情。

但這種對自由的嚮往和爭取自由的決心，我堅決地相信不僅是屬於我自己的，同時也屬於阿不都熱哈滿，屬於拿生日，色樂汗或珂索夫的，而且屬於成千成萬的阿不都熱哈滿，拿生日，色樂汗或珂索夫的。

十、同是天涯淪落人

人一旦住在監獄，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遠較自由地生活着的時日爲短了。一同是天涯

論者必謂：此等何必曾相識。——白居易的名句。再於當不過地描出了此中奧妙。

住在新疆監獄的囚徒，實遠較住在關內監獄的囚徒為不自由，特別是對於政治犯。由於當局的心細如髮，到處都佈滿了耳目，偵伺着你的一言一行，乃至不惜派遣幹員，喬裝雜友，和你共處一室，經年累月，寢斯食斯，而你一言一行，已盡被記入對方的手冊。等到你有一天被提付審訊時，你某年某月某日說過什麼話，發過什麼牢騷，表示過什麼態度，一經法官件件點出，其正確的程度，不由你不瞠目結舌，俯首無言。

然而，即使當局處處部署這種陷阱，但人天生是一種羣性的動物，一旦與向所熟悉的世界隔離，住在監獄，就不免有不甘寂寞之感。挺沉默的人也喜歡說話起來了，挺不隨和的人也喜歡交起朋友來了，嚴峻的獄規無用，當局那種陰險的苦肉計也不會使人噤若寒蟬。友情在這時比任何時候都更起作用，人，確實是在得不到朋友的時候，才覺得朋友之可貴。

現在回想起來，我竟能安然地度過那一百零六天的生活，與其說是由於我的勇敢，理直氣壯；毋寧是由於友情的鼓勵！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我的「號子」是「北院十二號」，

同號的五個人，只有我是漢族。其他四個人：阿不都熱哈滿、維族；拿生日、塔族；色樂汗、哈族；珂索夫、歸化族。除了阿不都熱哈滿能說「洋涇浜式」的漢語外，其他三人對漢語是一竅不通；而我其所以被分配在如此成分的一「號子」裏，也是出自當局的苦心設計。因為族別不同的囚徒住在一起，至少是具有防止他們彼此暢所欲言地交換意見的後果。

我從不曾有過像這一段時日那麼感到人世的寂寞。阿不都熱哈滿的「洋涇浜式」漢語不能安慰我；拿生日的「傻郎」（即歌舞之意）也不會減去我的憂傷，色樂汗對我的取樂也徒增我的煩惱，珂索夫請求我交換學習各自的語文也不會使我發生多大的興趣。因為我需要說話，需要和一個完全能夠和我暢所欲言的人說話。

然而，可悲的「北院十二號」！竟連這一點願望也成爲不可能。人是只有走進監獄才感覺到語言的享受，和一個人暢所欲言地交談，是比音樂更爲甜蜜的感受呵！

機會是如此來的：右鄰的「北院十號」和左鄰的「北院十四號」，完全住着漢族的囚

的調子譜出的歌。儘管新疆的獄規絕對禁止囚徒在「號子」裏高聲談笑或歌唱，但每天依舊有人舉着獄卒用皮鞭毒打的危險，在放浪地高談闊論或歌唱。我深知每一個正直的囚徒，都不缺少一個崇高而倔強的靈魂。我每一次聽到鄰室傳來的歌聲，我的靈魂也就隨之而震撼。

「北院十號」住着一個青年歌者，每天黃昏，當整個「號子」浸沒在淡藍的暮靄裏時，一陣激越的歌聲，就隨風飄進來。

「唱歌的人是十號的C君，新疆學院的學生，漢族人。」住在監獄已滿五年的老囚徒阿不都熱哈滿這樣說。

阿不都熱哈滿雖說經年累月關在十二號的「號子」裏，但五年的禁錮卻不會使他孤陋寡聞；恰恰相反，他人緣很好，耳目甚多；他清楚監獄的一切，甚至那一個「號子」住着什麼人，他都有方法為你打聽清楚。

我說，我很願意和這一位青年歌者談話。

阿不都熱哈滿非常高興幫助我，他吩咐我在一張紙條上簡單的寫幾個字，我於是這樣寫：

北院十號的C君：

我是從「口裏」來的，我想和你

談談天！

北院十二號×

字條兒寫好順手就交給阿不都熱哈滿。

開晚飯的時間來了，有人打開門上緊扃着的「活窗」，一個維吾爾族「工犯」（註：監

獄有這樣的規矩：凡是老囚徒而安分守己的，典獄長就提升他做「工犯」，不再像「押犯」時代整天被關在一個「號子」裏。「工犯」的工作由典獄長按照他們的能力，特長統籌分配，「工犯」可以自由在監獄各處走動，飲食也遠較「押犯」為優。「工犯」之在監獄，被普通囚犯看做美缺。——作者。）捧着許多「饅」（烤餅）探進手來。

大夥兒都蜂湧地走近那面「小活窗」伸手要「饅」，就在這個時候，阿不都熱哈滿看準看守不在旁邊監視，使用維語低聲地懇求他把字條兒送到十號去，那「工犯」總算首肯

就是這樣，我才認識了C君。

記得，第一次我們是這樣開始談話的：

「十號」在我們的牆上敲了三記，這是一個暗號，於是我們立刻還敲三記，接着聽見C君的叫喊聲：

「十二號X先生！爬上窗台來！」

我爬上窗台去，整個窗框原已釘上木板，密封起來，就只留下右上方一尺見方大小的空隙作爲一個活窗，以便流通空氣。

「我是X！你是C先生麼？」

「我是C！你好麼？」

「我很好，多謝你！你好？」

「我好，我好，你不要難過。」

「快了吧？」

「快，你就快要出來了。剛才有一個姓黃的「下犯」告訴我，朱紹良將軍已到新疆來，中央一個轟炸中隊也在哈密集中了！」

「好消息！」

「你吩咐同號的把風，看守就要來了！」

阿不都熱哈滿早就熱心地爲我守住門上的一小活窗，用耳朵緊貼着門板，細心地辨別着甬道上看守時遠時近的足音。

「X先生，你從「口黑」來，也得受這種活罪，太不值了！」C君太息着說。

「大家都一樣，你怎麼進來的呢？」

「我是學生，新疆學院的學生，三年前被戴上一頂參加陰謀暴動的帽子，就一直關在這裏」。

「你過堂（受鞠）了麼？」我關心地問。

「別掛平，什麼『過堂』，乾脆說就是『刑訊』。前年被捕受審時，法官硬要我承認是國民黨，反蘇份子；今年第二次受審時，又強迫我改口供，要我承認自己是共產黨，親蘇派。」

「你承認了麼？」

「都承認了。人是肉做的，經不得打，只好承認了。」他太息着，接着是一段沉默的間歇。

「C先生，你的歌唱得不錯。」我忽然想起他的歌聲來。

「X先生，你太客氣了，如果你願意聽，以後，每天黃昏，就在這個窗口，我給你唱

歌，慰勞慰勞X先生！」

我的眼睛發潮，沒有想到萬里投奔新疆會坐牢，更沒有想到竟會享受到這種意外的友情，我只想哭！

從此，我不再感到寂寞。每天，我照例要爬上窗台和「十號」的C君交談，阿不都熱哈

滿照舊熱心地爲我把風。我從沒有感到友情竟是如此甜蜜。與人交談竟能如此開心！人一生一度進入監獄，未始不是一種幸福！

感謝「十號」的C君，由於他的介紹，不僅和「十號」所有的難友交談過，而且也和「十四號」的難友交談過。C君是一個熱情橫溢的青年，每天他老愛爬上窗台向他的鄰室做一番關於我的介紹，如此輾轉傳述，我簡直揚名「北院」，從此我不再孤獨了！常常有人從遙遠的「號子」那邊爲我問好，倘使問好的人住在「二號」，他就把話傳給「四號」，「四號」傳給「八號」，「八號」傳給「十號」，「十號」傳給我！反之，問好的人住在「二十號」，就由「二十號」傳給「十八號」，「十八號」傳給「十六號」，「十六號」傳給「十四號」，「十四號」再傳給我！我每在心境不快時就爬上窗台，和四方八面的人「打電話」，（獄中俚語，即談話。）阿不都熱哈滿永遠不辭勞怨地爲我把風。「十號」的C君更熱心地爲我向四方八面「接線」。

我的獄中歲月就是靠了這些友情才能支持，然而我們彼此卻一直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等到C君由典獄長調充「工犯」的時候，我才有機會認識他的廬山真面目。而其他許多難

與交談過的難友，也一面得到彼此解釋以後，才有見面的機會。然而人事倥傯，卻反而較之在獄中時更為疏遠了。現在回想起來，使人不禁感慨萬千。

新疆的獄規，有名厲害的。以上所描述的情形，早經懸為例禁。但我們卻永遠是熱情、積極、常常爲了贏得對方的一聲呼喚，寧可冒着皮鞭和毒咒的危險，這種磅礴的熱情，在沒有入獄經驗的人，怕是難得體驗到的。

興坦君，另一個青年歌者，是我的摯友，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那一次新疆的政變中，他當日即被捕入獄，他住在「北院二十號」，和我的「號子」相隔四個房間，自從經我發現他的「號子」號數後，每一次，當我心境感到不快時，就心血來潮地爬上窗台，把嘴巴湊近那塊一尺見方的空隙大聲的叫：

「興坦！興坦！」

「×！你好？」

「我好！你好麼？」

「我好！我好！」

於是便感到無限滿足似地跳下窗台，自然，每次我都決不會忘卻道謝阿不都熱哈滿爲我把風的辛勞。

記得一九四四年的中秋節我是在新疆的獄中渡過的，隔壁「十號」的難友因爲都是本地人，他們的家族在這一天都爲他們送來各色過節的食物。我們「十二號」房間的難友，卻因爲都不是漢人，沒有過中秋節的習慣，所以今天在他們的心情上不會掀起什麼波瀾。只有我，一個遠戍塞外的漢人，逢此佳節，百感交集，不免悲從中來！

黃昏時分，我聽見「十號」的C君在呼喚我的聲音：

「X先生！十二號」的X先生！」

我爬上窗台去，我說：

「我在這裏！」

「X先生，今天我的母親給我捎來一些月餅和幾隻蘋果，差不多都給本房間的弟兄瓜

分完了。現在我特別爲你留下一些，馬上就由「丁犯」送給你，禮輕情義重，不要見笑呀！——我說了道謝的話，回到自己的鋪位，我忍不住淌下兩行熱淚，是感激之淚呢，是悲傷之淚呢？

開晚飯時，「丁犯」把○君的贈物交來了。“同號的難友都是伊斯蘭教徒，不吃滲雜過豬油的月餅，我把蘋果分贈他們，但我自己卻沒有獨佔所有的月餅。

我記起興坦來了，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時候，我還依戀着昔日的友情。我請阿不都熱哈滿爲我翻譯，我對維族「丁犯」說：

「你等一等，我有幾個月餅託你交到『二十號』的譚先生，還有一張便條請你帶去。」
便條上是這幾個字：

興坦：

時逢佳節倍思君，月餅數色聊助

雅興！

××

當我們遠較現在年輕的時候，我們的父輩不是諄諄訓誡：世間上唯有窮兇極惡的人才會入獄麼？

可是現在我們卻現身說法，扮演了無罪的囚徒，不僅我們既未窮兇極惡，自還是一付菩薩心腸。這在父輩的人看來，不是一件奇蹟麼？

我們在獄中的那些日子，唯一能使我們享有較大的快樂，就是每天三次十五分鐘的「放封」時間。（註：獄中規定每個「號子」的囚犯得在早、午、晚由看守領出囚室大小便及散步，這個時間稱為「放封」，每個「號子」的「放封」輪值，是採取循環制以定先後。——作者。）輪值到「放封」時，我們便由看守領到一個附設便所的小天井去，這是一塊長度約四十呎，寬度約二十呎的天井，四周圍繞着城堞式的高牆，牆上有小路可通四邊的瞭望塔，我們恰像魚兒游在缸中，荷槍實彈的哨兵高踞塔上監視着我們的一舉一動。然而我們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真正地得見天日，我們一邊悠然地在這個小天地裏作着徐徐的散步，一邊卻悠然神往於天上的白雲，和穿躍白雲自由地翱翔的飛鳥；我們雖說也是一個囚犯，但卻還不缺少這種美麗的情操。

我在獄中何等飢渴於友情之追念呵！作為我們的散步場的天井是用沙土鋪成的，我

長官們常利用這寶貴的幾分鐘時間，從印在囚犯腳上的膠底皮鞋的印去考察我的囚人。在我住過監獄

的時代，關內流行的

膠底皮鞋，對於本地

人是少見的奇貨。有

一次我發現沙土上印

着的鞋印正像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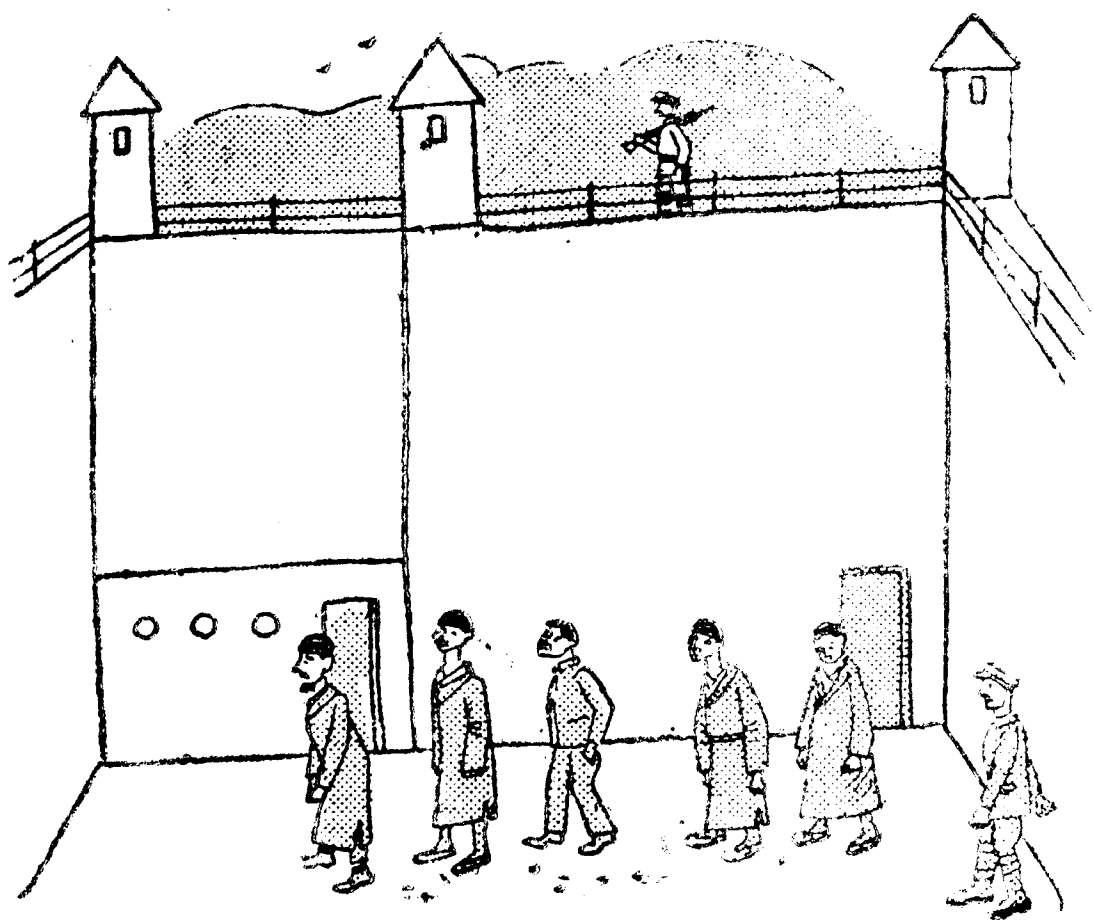
的鞋印一樣，是膠底

皮鞋的印！我像在沙

漠發見了綠洲似的大

叫起來：

——阿不都熱哈滿



阿不都熱哈滿！這

裏一定有我認識的人

，你瞧瞧這些鞋印，

和我的完全一樣，他

們一定是從「口裏」

來的！」

長期的監獄生活

，已使我們的外形改

變，每一個人都是衣

衫襤褸，三分像人七

分像鬼。瘦癯而骯髒，但改變不了的是我們內在的心腸，和崇高的靈魂。

常常我們要在沙土上留下自己的感情，我這樣寫着：

「興坦君：我懷念你！」

或者是：

「你好麼？你的大型樂曲寫好了麼？」

阿不都熱哈滿也在寫點什麼，他寫的是維吾爾文，我雖然看不懂，但他告訴我，他也和我一樣飢渴於友情。

但後來我才知道，興坦君並沒有看到我留在沙土上的文字，第一，他根本就不是在我們的天井上「放封」（註：監獄的散步場不只一處，那一個「號子」的人應在那一處「放封」，完全由監獄當局隨意排定。——作者）其次，每次「放封」完畢歸「號」後，看守還得親自到「放封場」巡視一番，倘使發現沙土上留下字跡，他就會隨手拭去。

我清楚地知道，懷着如此豐富的感情走進監獄的人，決不只是我一個；雖然當時的地方當局對我們竟是如此殘酷，但殘酷的現實卻不會使我們變為殘酷的人；恰恰相反，經過殘

船到津浦，我們更堅定地面對現實的挑戰。我們即使是一個卑微的囚徒，但我們的人格卻並不會賤值。

十一、長夜漫漫何時旦

人一旦住在監獄，才真正地領會到與全世界隔離的滋味。正如一羣觸礁遇難的乘客，被海浪沖捲到一座孤島，與外界失去一切的聯繫，但決沒有人因此就中止了對自由的渴望。恰像那些遇難的乘客，日夕在等待會突然被行駛海上的另一條客船發現他們底〇。〇。〇的呼號，同樣，每一個囚徒皆渴望着能有一個「奇蹟」一條然而來，使他重新與自由親近。

這種對自由的願望，常常使每一個囚徒變為極端敏感的人。夜夢方酣，偶然聽到某個「號子」被看守開鎖的聲音，立刻就有某人要被開釋或被「提付刑場」驗明正身」的錯覺。白天，那怕天上掠過一片霞彩，遠處汽車引擎的發動聲，或電桿線被風抖着一陣嗡嗡的微響，也常使人錯認那懸在心頭已久的一「飛機」正從自己所希望的城市飛來，於是把私

難完全交給這個錯覺，指望它能給我們載來了救星。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現實與錯覺之間常常是一段很大的距離。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受欺了，沒有誰不懷着一長夜漫漫何時旦一的心境。

在這些慘痛的日子裏，我們常常為這種心境壓迫到抬不起頭來！沒有誰來強制我們遵守「不許高聲談話」的獄規，我們卻自動地喜歡沉默！整個「北院十二號」都沉默着，整個「北院」都沉默着，不，整個監獄都沉默着。

這種沉默有時一直繼續到好幾天，不僅號子與號子間不通消息，甚至同一號一的人也彼此不理會。大家默默地吃那兩頓菲薄的「囚糧」，（註：獄中上午九點早餐，每人配給腌菜一小碟，「饅」——烤餅二隻。下午四點晚餐，每人配給羊骨湯一碗，「饅饅」兩個。）默默地讀寫，默默地散步，默默地作息。沉默是無聲的控訴，當整個監獄鴉雀無聲似地沉默着時，也正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難友熱心而認真地在做「奶媽子」（禱告）的時候，阿不都熱哈滿也不能例外，他們只有把最後的一縷希望寄託於宗教的力量，渴求着一個

「奇蹟」會突然降臨在他們身上。

長夜漫漫，天什麼時候才能亮呢？

十一、我們的感激

到過新疆的人，一旦走進新疆的監獄，就遠比先前更清楚新疆的「真面目」。

然而在這世間真正了解新疆的人恐怕不多吧？朱紹良將軍應該是那少數人中的一個。

沒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那一次「政變」！就不會有那一次地方政府濫捕中央派遣人員的冤獄；沒有那一次冤獄，也許今天新疆的局面，依樣葫蘆是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格局。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那一次「政變」的造因何在？我想只有朱紹良將軍肚裏最明白。沒有朱紹良將軍，我想那一次冤獄恐怕直到現在也不能有一個圓滿的結果；沒有朱紹良將軍，那次「事件」的解決方式也許還是訴諸武力。

我想，將來一定有人要寫「新疆內幕」這一類的書，朱紹良這個名字，無疑地在這部著作裏一定像貴金屬那麼鑲鑽地擲地有聲的！然而更適宜的執筆者應該是朱紹良將軍自己了。

新疆當局何以要在一九四四年製造這一個「八一三」事件？它的動機何在？有人說，這是由於當局者多疑的性格；有人又說，這是由於當局者機會主義的路線。因為當時國內戰場戰況一天天失利，而在德蘇戰線上則蘇軍方以秋風掃落葉的銳勢追奔逐北，迫使德軍狼奔豕突，了無喘息餘地。機會主義者的慣技，原以新疆作為中央與蘇聯的「緩衝」，搖擺於兩大之間，借此以自重。但在一九四四年夏秋之間，此種「均勢」已成一面倒，機會主義者遂故入人罪，以「共產黨」「陰謀份子」諸帽子加在中央派遣人員頭上大興冤獄，即以此作為與蘇聯接近的資本。這種看法是否可靠，至今依然是一個謎。但每一個公正人士都知道，蘇聯是曾經拒絕了這種「善意」的接近。

我們的自由就斷送在這種故入人罪的機會主義的罪行。我們在一九四四年的八月間入

獄——直到十月間，才稍得領一點自由。

那個期間，是吳忠信主席的時代，他首先把嚴格的獄規修正了。人們開始可以「集體放封」（註：即各個「號子」的「放封」時間可以在同一個時候同一個場地舉行。）這樣一來，每個「號子」門戶大開，彼此可以自由往還，自由交談。「囚糧」也改善了，看守們的態度也和善得多了，囚犯們甚至可以向典獄長請假外出購物，看病；在這一時期，監獄對於我們，只能算作是招待所了。

新疆監獄竟有如此開明的措施，可以說是自有監獄以來的第一次；吳忠信氏此種「仁舉」也可以說是基於他百分之百地瞭解這是一次「冤獄」的看法。所以在感謝朱紹良將軍的時候，自然我們不能夠忘記吳忠信主席。

我們姑勿論此次冤獄的是與非，既然身為「囚犯」，在技術上就必須經過審訊的手續。軍委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組織了一個「清理新疆積案特種刑事法庭」，由余廷襄中將率領到新，以余氏的幹練，公正，我們這一次「冤獄」遂得到合理的解決，大家都被宣判無

罪保釋。

我們在這一百多天的監獄生活中，要算這一段時間最使人興奮的了，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已不再是囚犯，而只能算是一些特殊的客人。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自己的房伴，我們可以來去自由地在獄中四處亂闖，訪問相識與不相識的「犯人」，隨意闖到一個「號子」，即使原不相識，但彼此經過「自我介紹」，立刻就一見如故。我們彼此談談家世，談談過去的經歷，談談將來的志願，海闊天空，無所不談。監獄變成了一座茶園，你闖進某一個「號子」，這個「號子」的人就會招呼你品茶，用點心，如果碰到「四脚缺一脚」，還得招呼你加入竹戰。（註：新疆監獄的囚徒們有竹戰癖好者，常以玩「麵製」之麻將牌消磨獄中歲月。此項「麵質」麻將牌之製法如下：將每日吃膳之「饅饊」用開水化之，並滲以食鹽防腐，及至積有成數，則捏揉之使成膠狀，另以真象牙麻將牌一副做模型，如鑄字法，以上述之麵糊填入，即可隨心所欲製成全套麻將牌，烘之使乾，質堅如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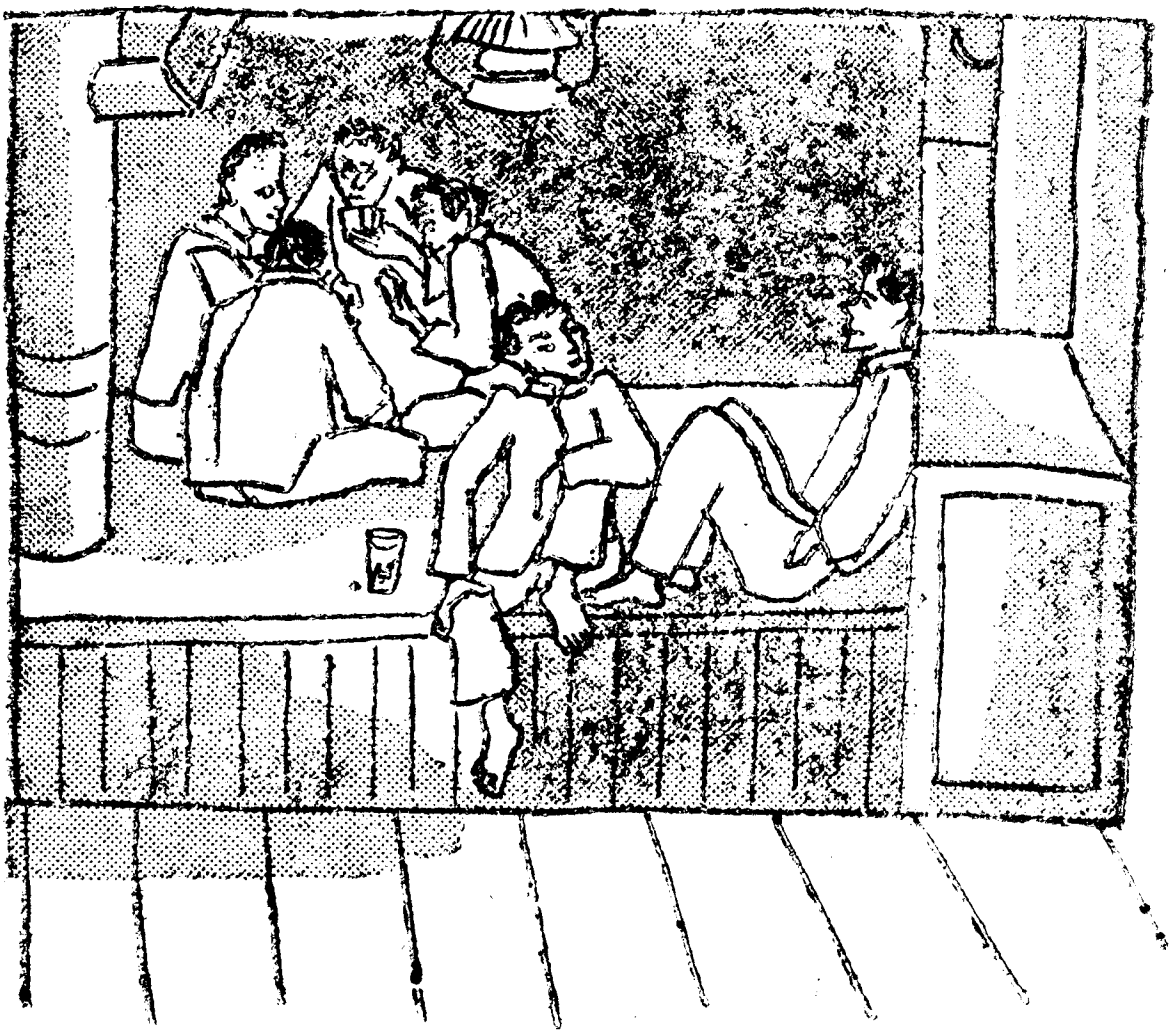
作者）新疆的監獄，規模宏大，一旦置身其中，不禁有劉姥姥走進大觀園

之感。論種族，除了寄居新疆的十四個民族外，還包括英國人、德國人、荷蘭人、日本人；論省籍，包括全國各省區；論社會階層，上自省主席、富商大賈，下至奴才走卒；論黨籍，治國民黨與其產黨於一爐。總之，新疆監獄的囚徒，包括九流三教，五洲南北，我們每天總來往，其熱鬧喧闐，宛如鄉間的趕集。

我永遠不會忘卻，在這一段時間裏的獄中生活。由於我們能夠比較自由地活動，使我有機會認識了不少可愛的青年，王增元君是一個青年的書者，我永遠不會忘卻他的友情。修長，英俊，年輕，他雖然是生長西北的青年，却充滿着江南的秀氣。我們常常娓娓深談，到深夜，佐以點心和香茗，我們簡直不是在坐監獄，我們此時的生活無異家中閒居。

音樂家興田依舊在熱心地製作他的大型樂曲，在散步場晒太陽時，常常看見他拿着五線譜手不停揮地推敲每一個音符；小說家Y君天生一張會說故事的嘴巴，他常常用幽默的措辭編織一些子虛烏有的故事，使聽者笑逐顏開；詩人H君在談論他的「紅馬」（H君的愛人），談論他的詩篇和他未來的雜圖；雜文家的S M君天生一個拿破倫式的大腦

袋，他的才氣自然不凡；理論家M S君口啣烟斗，帶着濃厚的牛津紳士味，妙語生花，常使四座驚倒。新疆日報記者的F C君，那時正是這座監獄的常客，他每次來訪就和S M君等海闊天空地談笑，戀愛、結婚、事業，



都是他們的題材。監獄對於我們竟是一個友情的王國。

然而，在我們這一羣，沒有人比興坦君更為快樂。人在監獄通常總愛哼幾句藉以排遣內心的抑鬱，我永遠不會忘卻，那時候我們這一座監獄的流行曲，大都全是

與此類作品的作品。他走到每處，那兒就有着他底樂曲的音符飛揚。老實說，在我旅居新疆的時代，與此君不僅揚名監獄，而且也揚名天山南北。

現在回想起來，監獄真是一個迷人的地方，人性的美德在這兒高度地發揚起來，最吝嗇的人在這兒也會顯出很慷慨；最偏狹的人，在這兒也會表現得非常大度；最孤僻的人，在這兒也渴求着結納朋友；最懦弱的人，在這兒也顯得很勇敢；最驕傲的人，在這兒也會謙遜；最自卑的人，在這兒也變成自尊自愛。沒有進過監獄的人，怕是難得領會這種見解吧？然而作爲曾是一個囚徒的我，對於他們，將永遠收回與世俗之見近似的咒詛了。

感謝朱紹良將軍，我們沒有他，也許將含冤莫辯地終老於監獄；新疆沒有他，也許今日會有更悲慘的局面。

十三、生命的節日

冬天，烏魯木齊變成了一條沉默的河，不再發出她底嗚咽；那永遠一望無際的河床，

已開始凍結，不再有鳴羣棲息噪逐；寒外的朔風震撼着大地，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一沙霧一底下，人們都像幽靈似地隱藏在生起熊熊爐火的家屋裏，於是世界開始走向冬眠時期。然而，我們却比外間世界的季節先走一步，我們已面迎着春天了，正面迎着生命的春天。

這時，外間的世界正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我們終於宣告無罪開釋了！

沒有走進過牢獄的人是永遠不會了解重獲自由的快樂。我們，一羣無罪的囚徒，手舞足蹈地開始收拾我們底生滿蚤子的衣裳和破爛的寢具。沒有一個人再為往昔的皮鞭和毒咒提起控訴，也沒有一個人再為明日的渺茫發愁。遠處已經有人正用快速的調子唱起俄羅斯的名曲「快樂的人們」。

整個監獄都沸騰起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蒙古人，俄羅斯人，塔塔爾人，塔蘭其人，漢人……每個民族在用各自的方言絮絮不休地交換着寒暄，伸訴，和友情。整個監獄成爲了笑語的海，歌唱的海，跳躍的海！今天監獄的看守們都斂下往昔

的威風，胆怯地低着腦袋隱藏在不被人注意的屋角裏。正被開釋的各民族的囚徒們，卻意氣昂昂地在監獄的甬道上跨着闊步走來走去。久別重逢的親友互相擁抱着，或親熱地握手；素不相識的難友碰到的時候，也彼此含着微笑點點頭。翹起大拇指說一聲：

「約是！約是！」

（註：維吾爾方言「音讀，好好之意。」）

斯拉夫民族是一個具有音樂氣質的民族，他們之間有人在和着手風琴引吭高歌，唱的「不是一漫漫長夜何時日」，而是一「甜蜜的家園」。

哈薩克人永遠不會忘卻游牧民族的本色，他們從獄中的庫房領回入獄時寄存的獵槍，微笑地在輕撫着生鏽的槍膛，他們是怎樣神往於那天高任鳥飛的自由自在的狩獵生活呵！塔蘭其人絮絮不休地惦念着他們的耕地，不愧為名實相符的農業民族！烏孜別克人在陶醉於重建那歐化生活的雄圖；蒙古人依舊念念不忘他們那些日行千里的棗騾；塔塔爾人永遠不失為一個有較高級文化的民族，他們所渴想着的是如何促成邊疆文化與內地文化交流的

問題：維吾爾人永遠是一個殷實的民族。方寸之間充滿的是如何復興他們的家業……自由給每一個囚徒帶來了希望，帶來了春天。現在每一個人都似乎感覺人生到處充滿溫暖，充滿光明。生命因為得到自由而愈加豐富，生命也因為進過監獄而更其堅強。讚美人生，謳歌自由，甚至覺得過去的牢獄生涯不是毫無意義，這種意境沒有誰比恢復自由的囚徒更能領會了。

恢復自由，這在每一個囚徒的生命史上真是一個大節日，一個不朽的春天，我們快要到告別牢獄的時候，所有的人們，不論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蒙古人，塔蘭其人，俄羅斯人，塔塔爾人，漢人……都不分族別地臂膀靠着臂膀往門外走，我們在用漢語高歌着：

「槍口對外，
齊步上前；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我們是鐵的隊伍，
我們是鐵的心；

為我們中華民族，
願做自由人！——

不再是維吾爾人那種緩慢而憂怨的音節；而是莊嚴、激越的調子了。這一天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塞外，這是隆冬時節。

十四、塞外江南

亞里斯多德說過：一人是政治的動物。但如果我們把有關政治的問題拋開，忘卻多年以來的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殺，忘卻多年以來血腥的暴虐統治，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看新疆人民的生活，風趣，則新疆卻是一個亂世的桃源，一個塞外的江南。

新疆自始就是世界有名的未開墾的處女地，埋着連探險家也無法估計的寶藏。新疆人民的物質生活，天然足遠較內地為安適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新疆地廣人稀，糧食、皮毛、燃料的出產，是足夠對付現有的人口數字的；第二，農牧社會的人民，對於生活並沒有過分的奢求，所以也容易得到滿足；第三，新疆人口既少，人才更少；所以人只要一技之長，是不愁沒有用武之地的。新疆社會，大致沒有失業的問題發生。記得我們旅居新

據的時候。在迪化的新報日報上，常常可以見到某某縣政府招考秘書科長的廣告，但據說應考者寥寥無幾。理由是省城各機關需人孔亟，安插甚易，要想廁身公務人員無須向外縣謀求。在粥少僧多的關內，在人們只為一個芝麻綠豆的小缺也須奔競鑽營的今日，對上述的現象一定有人要疑為荒誕不經！

在新疆，不僅人民易於得到職業，而且由於物產豐饒，人民也易於生存。馬乳，水菓，饅餅，肉類……使每個新疆人都長得高大，強壯。在昇平的時日，旅行者可以隨意闖入鄉村的每個菓樹園，隨意摘取果實充饑，不費分文，也沒有人干涉你，這是事實。不會到過新疆的，也許以為這是天方夜譚。記得我們初到新疆的時候，（一九四三年）那時物價甚廉。我們的月入足夠維持我們的溫飽！一九四三年是抗戰的第六年，物價在關內已較戰前不知高出若干千倍了，但我們在抗戰第六年代到新疆，仍能吃到新幣五角錢（註：新幣一元折合法幣五元——作者）一斤的吐魯番葡萄乾，吃到七角錢一個最上等的伊犁大蘋果，一元五個的伊犁的「合種凍梨」（註：蘋果與梨合種的水果——作者），十元一個的

方西瓜……等。地盤雖聯項竟天，十五至二十斤的牛想……十五至二十斤的羊肉的售價……等。的方面，蘇聯的聯隊中由級一套約……百元……的賬約四百元……全毛大衣一件約四百元……羊皮統子……的也不過四五百元。住的更不用說，有保暖設備的房子，寢室，客廳連廚房廁所一起月租只二三十元。新疆的房東似乎還不懂得「金條」——「挖費」——「押租」——這一套手段，所以旅新的房客確有賓至如歸之樂。夏日邀三五知己，結伴騎馬上「博克達」山，浮沉於海拔二千呎的「瑤池」上，洗去一身暑氣，飽覽終年不消的雪景，五臟生涼；夜宿蒙古包中，作一夜草原的夢，試問此種清福能有幾人修得？

沒有到過新疆的人，是決不會想像得到遠戍邊疆的人，也居然能得到豐衣、美食、安居、樂業的生活！自然，倘有深刻的觀察家，試把這件美麗的外衣揭開，則橫在我們眼前的卻仍是一個悲慘的世界，一個人間的地獄。

新疆人民似乎是很快樂的，他們醉飽之後，則繼以歌舞；誇大點說，真是處處絲竹笙歌，極盡視聽之樂。他們似乎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解憂愁，樂天安命。但如果你是一

個知音的人，也許從他們底迂緩的舞步和低沉的調子上會品味到不同的見解吧？然而在世界和平還沒有重建的今日，新疆人民對上述的那點生活享受，恐怕也有「宛如隔世」之感了。今日的新疆人民，也正和全世界的人民遇到同一的考驗：倘使我們不能贏得和平，我們的生活就根本無法改善！

十五、人畜之間

記不起是那一位法國作家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人類明日的理想生活，至少是在每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每家主婦的廚房裏都有一隻嫩雞。」我們從新疆人民的飲食上看，至少已得到與這位作家的預言相近的事實了。

新疆是有名的肉食世界，由於新疆是「穆斯林」（註：伊斯蘭教徒——作者。）的家鄉，因此羊肉是他們主要的肉食，而豬肉則成爲他們的「禁嚮」。如果說某一種飲食說明着某一種文化模式，則新疆人民之所以能够普遍吃肉，特別是能够普遍地吃到羊肉，理由很

簡章：第一，新疆人民的精神生活一向是由伊斯蘭的教義指導，在肉食中只有選擇了羊肉；其次，新疆的經濟基礎仍舊建築在農牧經濟的階段上，偉大的牧畜生活就是新疆人民得到豐富的肉食源泉。

威爾基在「天下一家」上曾經記下對新疆人民的印象，他認為他們較之在重慶所見的中國人更為高大強壯。肉食的的人民較之蔬食或視肉食為奢侈的人民得到更多的營養和充分的發育，毫無疑義的這正是威爾基的看法的註腳。

在動亂的世紀裏，當全中國的人民都苦於空襲的威脅，物價的波動和通貨的膨脹時，肉食在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幾已成爲不可能的事。在剛剛過去的這將近十年的戰爭歲月裏，你，或者我，誰不會體驗過缺少營養，缺少肉食機會的生活？然而肉食在新疆人民看來，即使在戰爭的歲月裏也不會缺少過。

用羊肉烹調成功的飲食，在新疆的食譜上，是最名貴的。維族人的「羊肉抓飯」是款待貴賓的上上美食，而在馬路兩旁人行道上，維族攤販架起小鐵爐，用文火燒烤的羊肉，羊

肝，雖以蒜椒醬油等作料，其甘脆美味，更爲價廉物美的美食了。

羊肉固爲新疆人民肉食生活中的美食，但馬乳卻爲新疆人民的另一種美味飲料。穆斯林——大抵不受飲酒，馬乳遂成爲日常的一佳釀。馬乳色白味酸，少飲提神健胃，經常飲用，能治肺病，但過量則仍使人酪酊大醉。夏夜邀三二知己街頭漫步，同就小肆吃烤羊肉羊肝，佐以馬乳，亦人生一快事也。

在全中國，沒有比新疆更適宜於牧畜生活的土地了，據專家的估計，新疆的綿羊至少在三千萬頭以上，而新疆的一歲入，主要的來源也還依靠在羊身上。偉大的羊羣，不僅是新疆人民肉食的源泉，而且還使新疆人民得到溫暖。羊皮統子，在關內也許只有富人才能享用，但在新疆卻沒有不穿羊皮統子過冬的人。

偉大的牧畜事業，不僅使新疆人民相對地得到豐衣美食，而且也使新疆人民得到較合理的「行」。新疆是全中國唯一使用獸車的世界，雖然由於社會經濟基礎的薄弱與落後，使它不能儘量使用機械的交通工具，但是用人力拖拉的交通工具如黃包車，卻在這裏完全

蹤跡。代林這種不入道而又還書的卻是像極了。如馬生五六根棍一託一託。六根棍爲一種以馬拖拉無蓋的敞車，車身鋪以彩氈，約可坐七八人，爲新疆最流行的交通工具。（作者）之類。記得新疆人初到一日裏一最感頭痛的，就是滿街拖着車子奔跑的不是牛馬，而是自己的同胞；相反的，一日裏一人初到新疆，目擊獸力之被充分利用，卻爲之耳目一新。

獸力的使用，不僅使新疆人民得到豐衣、美食和樂行，而且它也象徵着人的財力的高下強弱。誰擁有廣大的羊羣，馬羣，牛羣，誰即擁有廣大的財富。貧無立錐的人則往往「不名一牛一羊或一馬」的。

傳統的牧畜生活，使人們習於騎馬，而騎馬生活又使人習於勇武。世間上沒有一個擅於騎馬的民族而不勇敢強壯的，因此擅騎的新疆人民大抵都有一副好身材和體魄。新疆的騎兵，無疑的也可以獨步中國。

羊不僅爲人們供衣供食，而且也是人們青春的點綴。洞房花燭之夕前，大張筵席於廣

坪，維族鄉村少年各騎駿馬，手持尖刀，互相戲逐，爭割懸於樹上之肥羊。寓英武於娛樂，與其說這是生活，毋寧說這是英雄的詩章。

駱駝是沙漠的拓

荒者，沒有駱駝，我

們不敢設想新疆人民

將怎樣在沙漠上建築

起自己的綠洲，在戈

壁灘頭建築起自己的

城鎮。在新疆，城市

地，同時又駛着乙地的貨物，財富流入甲地，牠成爲了人民全盤生活交流的樞紐。世界上

最著名的旅行商隊，就是由這些任重致遠的駱駝羣所組成的。駱駝頸上的風鈴和沉重的脚

步，即使對於一個平常人，也悠然要生一種宗教的感情。



駱駝駛着甲地的貨物，財富流入乙地，同時又駛着乙地的貨物，財富流入甲地，牠成爲了人民全盤生活交流的樞紐。

與城市之間，鄉村與鄉村之間，往往橫亘着似無止境的沙漠或戈壁，駱駝卻是這些城市與鄉村彼此間的橋樑，駱駝駛着甲地的貨物，財富流入乙

新疆，論辛勞，牛是比不上駱駝或馬的；新疆人民雖然慣於肉食，但嗜吃牛肉之風並不普遍，而且由於政令禁宰耕牛，新疆的牛是受到法律的保障的，所以牛是少有像羊經常被宰的下場，而宰羊卻是新疆人民習為常課的事。他們不能「食無羊」。新疆是牛的天國！

新疆人民是天生喜歡畜類的，只有他們最了解牲口對人類的鴻恩厚澤。但這不是說他們對一切牲口都一視同仁，沒有偏愛。仔細的觀察家知道：新疆各族人民中，維族人頂愛羊和牛，蒙古人頂愛駱駝，哈薩克人頂愛馬。基於各人對生活的看法不同，就有不同的偏愛。

人畜之間的關係，沒有比在新疆表現得更密切的了。人儘量利用了獸力，而每一隻羊，一隻馬，一隻牛或一隻駱駝在新疆卻也百分之百地把自己捧獻給新疆的人民。每一個善良的人民都會為那些遺棄在沙漠或戈壁的業已風化的駱駝屍或馬屍的骨骼遙致祝福的。沒有比新疆人民更喜歡與畜類為友的了，也沒有比新疆的牲口從人那裏得到更多的愛撫的。新疆人民有福了，新疆的牲口也有福了。只有豬，是永遠得不到新疆人民重視的。

十六、花聖化世界

新疆的女人，使人想到她是開在沙漠的鮮花。她裝飾着生活，世界，人生。

如果說某種方式的起居、飲食、服飾正代表着某種社會背景，那末我們對於新疆的女了爲何打扮得花團錦簇，就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了。無邊的沙漠，無際的戈壁，人們騎着駱駝打這上面走過幾百里，經過幾晝夜，也依舊渺無人跡，看不見一草一木，生活在這種自然環境裏的人，想想，他們是多麼渴求着精神上與肉體上的刺激呵！因此從社會學的觀點看，沙漠地帶的住民特別喜歡穿戴大紅大綠的服飾是不足爲奇的。在新疆，滿街滿巷大紅大綠的衣裾在飄曳，乍見彷彿像田裏盛開的罌粟花，又彷彿像一幅色彩強烈的油畫，不僅是女子，就是男人也有不少的人穿着大紅的襯衫，或純黃的襯衫，招搖過市，這些大紅大綠的彩色使麻木的神經振奮了。使看慣沙漠的眼睛發亮了。

這種渴求刺激的慾望，不僅是表現在大紅大綠的服飾上，甚至在起居室的佈置上，也

尋到這種跡象。在新疆和疆地毯、掛毯是很流行的。這些地毯、掛毯最大的特點是有着設色豪華的圖案。不用說，官署或公共集合場所，官邸，富人的第宅，少不了地上鋪上花團錦簇的地毯，壁上掛着五彩斑斕的掛毯。甚至小戶人家，貧苦的公教人員，也或多或少採用質料較次的五彩地毯掛毯裝飾他們寒儉的寄寓。如果說某種顏色可以代表某種性格，通常我們總以為喜歡大紅大綠的人代表虛榮的表現，但這對新疆人民言，是不大適用的。沙漠的住民須要大紅大綠的強烈色彩刺激，而且，人生活在沙漠的空間，人自覺已變成渺小的東西，甚至自覺自己等於沒有存在過。可是，大紅大綠的服飾，就能激發起自己的存在意識。

如果這一個看法沒有大錯，則我們初入新疆的人，乍見滿街的男男女女，頭上都戴着一頂頂花花綠綠的小帽就不會感覺詫異，更不致斥為奇裝異服了。新疆各族人民所戴的小帽，考究的甚至用五彩金線在帽頂帽沿編織各種豪華的圖案。是的，每一個沙漠的住民都并不如我們所想像只喜歡簡單樸素的服飾，恰恰相反，只要他們經濟能力許可時，他們總喜歡把自己打扮得豪華體面，俄羅斯的繡花縐衫自然也就更投合他們的口胃了。原諒沙漠

那帶人民心靈的荒蕪吧，他們也只僅僅想用彩色來填補這補精神上的空虛。何況愛美是人類共有的天性呢？

因而你初到新疆的人，視野所及，都是大紅大綠的人羣，你不知不覺間已進入一個花花世界。

十七、飲食男女

如果說飲食正是一種文化，則從飲食的方式上也可以看出各色各樣文化的演變的。人類的飲食演變成爲一種綜合的藝術，那還是定居的農業社會出現以後的事，一直發展到資本主義時代，人類對於飲食的技術更是巧奪天工了。但新疆却仍舊停留在農牧社會的階段，新疆人民的飲食，一般地說，是相當原始性的。

到現在爲止，在吃大米飯的時候，還有人用手一把一把的扒着米飯送進嘴裏去。但新疆人民的主食，倒不是米，而是「饊」。所謂饊就是相當於內地的燒餅，是用烘爐焙成的。

新疆人民焙饅餅的地點通常是自己住處的公用院落，每一家人家，在院落的廣坪上經常架設烘爐去焙。饅餅形式大小不等，大如北方人吃的一鍋盔，小的，則如內地的燒餅，差不多。普通人只要兩個饅一壺茶就可以打發一天的生活了，自然，講究飲食的人就花樣較多了。

但真正的新疆菜在酒菜業可以說是沒有地位的，新疆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食譜的世，（漢人開設的館子是例外）人一旦走進維族人的飯館，一年三百六十天，就是那幾種炒羊肝，炒羊肉，炒羊肚，維族人不會培植菜蔬，更不會烹調魚類海鮮類的飲食，因此，本地酒菜自然遠較漢菜減色多了。

然而論營養，他們却都很充分的，因為新疆肉價較廉，牧畜事業更是供給肉食永不枯竭的泉源，更何況新疆是水菓的王國，他們並沒有感覺到缺少維他命A維他命C的食物。

肉食是能够促進發育的，因此新疆人民雖然是西北的住民，却仍舊非常早熟。如果說社會上的一切繁文縟節倫理道德是在較進步的社會才存在的，那末，照理停留在農牧階段

的新疆社會，人民應該生活得比較自由，不受道德的束縛，特別是對於男女之間，應該是不會有許多的故障。但事實上新疆男女之防依舊非常嚴格，因為伊斯蘭教的教義是絕對禁止男女之間的苟且，特別是禁止與異教徒通婚。

新疆各族的男女，比較能够自由往還而又不遭受家庭的物儀的，只有歸化族（白俄）的男女和所謂「二轉子」（註：混血兒之俗稱——作者）。他們到底是由於歐化的耳濡目染，所以又當別論。

新疆的男子，一般地說來，都是既英俊又魁偉，如果論「賣相」，老實說無論維族，烏族，塔族，都似較漢族的男子顯得漂亮雄邁，但新疆的女子，則因為早熟與早衰的原故，並不如內地人士所想像的那麼秀麗，然而所謂「二轉子」，則是例外，無論男女，倘是「二轉子」，一般地說，是十分俊美可人的。

十八、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嗚咽地，絮語地流着，這不知名的河，這患了貧血病的內陸河，河身窈窕得像女人的細腰。

沒有人知道烏魯木齊是從什麼時候起便存在了，但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承認的，烏魯木齊是年青過的，然後，在悠長的歲月裏，她纔慢慢地消瘦，慢慢地衰老。

我們從那鋪滿灰褐色鵝卵石的河床上，我們從那乾涸了的快要變成一塊「戈壁」的河床上，讀出了烏魯木齊的青春期。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年青時候的烏魯木齊是豐滿的，壯大的，像揚子江，像黃河那麼地壯大和豐滿的。

一年一年地過去了，烏魯木齊永無休止地流着，用她的乳汁哺育着這沙漠邊緣的人們，沙漠開始有了綠州，沙漠開始有了城市，所以蒙古人就把它「烏魯木齊」作了這沙漠之城的命名。

烏魯木齊是沙漠的子民們的母親，沙漠的子民們繁衍了，壯大了；沙漠的牲口肥了，長大了；沙漠的土地變肥了，收穫了；但烏魯木齊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衰老。

然而，年老的烏魯木齊依舊永無休止地流着，辛勤地用她的乳汁哺育着不知已是第幾世代的沙漠子民們，牲口和沃野呵。

我最愛烏魯木齊的黃昏，在我索居於這沙漠邊緣的城的日子裏，我常常把在乾涸了的河壩上的散步排遣了我大部分的寂寞。我在寬闊的鋪滿灰褐色的鵝卵石的河壩上走着，細心地傾聽着也像我一樣地在這乾涸了的河床上晚步的維吾爾人的歌唱，這些戴着繡金的華蓋的維吾爾同胞，用單調的，但却柔和的嗓音唱出了不知名的歌，儘管他們所歌唱的是關於愛情；關於南疆的故鄉；或許關於他們的妻子，羊羣和蒙古包；但我相信他們一定不會忘却歌頌烏魯木齊——邊地之民的母親。

我喜歡烏魯木齊，正像我喜歡在她底邊緣的博克達雪山。我永遠不會忘却烏魯木齊河岸的每個黃昏，戴着大皮帽的哈薩克人英武地騎着駿馬驅趕他的馬羣，烏魯木齊的河水喂飽了他的馬羣，也喂飽了他的財富。

在黃昏裏，從市上歸來的勞動者們，躺在寬闊的已乾涸了的河壩上，一邊饑餓的啃着

「饜」，一邊用想像的眼睛仰觀天上的星象，寒外的晚風搖落了一天的疲勞。

河岸上還棲息着成千成萬的鴉羣，頑童們一聲不經意的吆喝，成千成萬的鴉羣便遮蔽了整個的晚空。邊地人民以他們特有的樂觀傳統，對着這些不祥的鳥羣，竟會做出歡欣的姿式。

築在河壩上的家屋，時時進出着汲水的紅衣女郎，像一首傳奇那樣地使烏魯木齊不缺少艷聞；祖籍俄羅斯的歸化人；伴着留聲機或手風琴，在合拍地對舞；從那耀着輝煌的燈光的家屋裏，還不時飄出了「甜密的家」的音符。

不論哈薩克人，維吾爾人，烏孜別克人或漢人，烏魯木齊對於他們是一個監護人。多少年來，她永無休止地流着，撫育了沙漠的邊民，撫育了沙漠的城市，把沙漠化爲綠洲。

我歌頌烏魯木齊，因為她是準噶爾盆地的子民們的母親。沒有她，我可能想像到幾千萬平方公里的準噶爾會變爲不毛之地；沒有她，我可能想像到這裏決不會棲息着成千成萬的牲口和強健的人民。但她却像世間上所有的母親一樣，把幸福讓給別人，把痛苦留給自己，呵，烏魯木齊，你偉大的河！

烏魯木齊在地理學的教科書上，雖然是一條名氣不大的內陸河，她不沽名，不釣譽，像一個家居的母親永遠辛勤地爲自己的兒女工作；但她的辛勤決不白費，她的名聲也決不會永被埋沒。隨着中國西部的開發，她底前途是充滿着光明的，終有一天，她會像黃河，揚子江一樣成爲衆所周知的河。

烏魯木齊對於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是一首催眠的歌。我們常以富於想像的聽覺欣賞她的歌喉；我們更愛以誇大的頭腦擬製她的故事。在這些索居的寂寞的日子裏，烏魯木齊遂成了我們永不厭倦的話題。

十九、東花園·西大樓·新大樓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間，當我們生活在新疆的時候，人爲的政治阻力，強使我們不能自由在地與人往還。

凡是中央派駐新疆的工作人員，其時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與一切公私活動，都由當時的

地方當局所設置的專人負責紀錄下來。

新疆當局此種措施，不僅以一般工作人員爲對象，即使當代顯要，亦不能免。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一月間，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梁寒操氏駐節新疆，其時梁氏曾周歷南疆，宣揚三民主義，沿途悉由當局指派得力幹員慇懃招待。此輩幹員大抵皆是科祕級人物，執禮至恭，宛如僕從。忠厚的梁氏在當時固甚感當局的厚待，但誰料梁氏的一舉一動已盡爲此輩幹員紀錄在卷，轉報當局歸檔。

成百成千的例子，一如梁氏之所遇。因此，當我們生活在新疆的時候，我們儘可能地自己約束自己，用當時此間的流行語說，就是提高自己的政治警惕性。

然而，如此生活而竟謂不感覺窒息，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在那些日子裏，到「東花園」去，就成爲我們唯一的奢望。

原來所謂「東花園」，就是新疆督辦公署裏的一座花園，性質一如各省市的「迎賓館」，「招待所」，內設精室，樹木扶疏，窗明几淨，凡到新疆來的貴賓，大抵都下榻於此。中

央駐新工作人員能夠到「東花園」去會見他們要會見的人，傾訴自己的苦悶和哀怨，提出自己的要求和願望，就是他們最大的榮寵。

至少，在我底一生中，我是不能夠忘卻「東花園」的鏡頭的，它就代表了新疆政局一線光明的象徵。新疆大局澄清有望的時候，「東花園」總是車如流水馬如龍，新疆大局暗淡惡化的時候，「東花園」總是門庭冷落車馬稀。

然而「東花園」一連串具有歷史性的集會，永遠溫暖着我們的記憶。特別是經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那一次「政變」後，多少鼓勵，多少訓勉，是從這兒得到的呵！朱紹良氏常常在這兒召見中央駐新人員，這位爲威爾基在「天下一家」裏所稱揚的將軍，他即使在最困難的時節還依舊保持着溫文，沈着，微笑的特點，永遠不能使人忘懷。

但是，到「東花園」去，畢竟是一個不常有的機會。第一，能夠住在那兒的客人到底是太少了；第二，即使你能够會見你所要會見的人，可是你在當時能够暢所欲言不受監視的機會也實在太少。通常在那兒有所商談的人們，總是吞吞吐吐的或聲音微細地交談。如

此鏡頭，你就可以想像到當時中央駐新人員所處的環境了。

其次，提到「西大樓」，這是新疆邊防督辦公署的一幢大廈，凡到過迪化的人，沒有不知道「西大樓」的。樓高兩層，樓下爲庫房暨士兵居室，樓上是禮堂，舉凡一切重要集會，大抵都在這兒舉行。

立體派的建築，雕樑畫棟，金碧輝煌。設備的考究，獨步全新。我們住在新疆那一連串的歲月，目擊着它舉行過不知多少次數歷史性的集會，世間上最慇懃的宴會和節目豐富的娛樂晚會。這一個能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光滑的地板全部鋪上圖案豪華的和闐地氈，四壁懸掛着美術體字的白字紅地布標語，格外刺目；其中有這樣一條：

「全疆四百萬人民團結在盛督辦兼主席兼主任委員的週圍，保障新疆永久爲中國的領土！」

這一類的布標語不僅是用漢文書寫，而且還包括用蒙文與維文的書法寫的。

誠然，「西大樓」每次所舉行的集會、宴會和晚會，我們總是被慇懃地招待着，然

而「身在匈奴心在漢」，那時候我們對於「西大樓」，總覺得它缺少了一點什麼。

如果說，迪化是新疆全省的神經中樞，那末，「新大樓」卻是這個中樞的中樞。「新大樓」就是新疆督辦的官邸，全疆四百萬人民就是受治於這座官邸的主人。

「新大樓」宛如建築在一座城堡裏的一家華貴旅館，這兒警衛森嚴，正所謂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凡是由這官邸主人主持的規模較小的會議或特別賓客，他總是分別在這兒召集或接見的。

「新大樓」正是神祕新疆的神祕處所之一，關於它的傳說，是一個記不清楚的數目。記得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九月，舊主人卸去新疆政柄，大樓換過新的主人以後，有人會巡視過它的內部，發現了舊主人的辦公室裏曾裝置過專線電話竟達十六具。人們不難想像到他經常藉這些電話下達命令，聽取報告，而且收到迅速確實的效果和強化他控制全疆幹部的能力。

如果我們拋開那些縱橫捭闔的政治不說，坐在燈光輝煌的會客室裏，一邊欣賞着腳下

的和闊地氈底豪華版圖案，一邊抽着強烈的蘇聯「大樓」或「馬牌」（蘇聯香煙），或細嚼蘇聯的熊貓牌巧古力，品味着帶酸的伊犁蘋果，傾聽着主人關於「十年蕪草」和有關文學藝術的高論，如果我們能够忘卻主人手上的血污，忘卻那十年間一連串慘無人道的屠殺，則「新大樓」的主人確是可人，在我們底記憶裏也將永遠開花。

二十、新疆風雲兒

我們住在新疆的時節，宛如一次沙漠的旅行。沙漠上遺下的那些業已風化成一付空骨骸的馬屍，駱駝屍，彷彿就是當日我們底命運的象徵。

沒有比住在塞外的那些似乎無盡的悲涼的歲月，更使人感覺到人生的孤單！雖然我們這一羣在偉大的抗戰時代，誰都會出生入死，轉戰大江南北各戰場。但我們底情感卻脆弱得經不起新疆那種用人爲的政治阻力所造成的淒涼與寂寞的侵蝕。

民國時代的新疆各城鎮地名，至今仍有因襲着亡清以族別命名的遺制，例如「漢城」，

「滿城」，「回城」等等。迪化也不會例外。在旅居新疆的那些日子裏，「到滿城去」，是我們這一羣邊疆工作者底生活的一個大節目，提起「滿城」，就使我聯想到當時的教育廳長黃如今氏。到「滿城」黃寓去談天，去傾訴自己的衷曲，對於我們幾乎是習爲常課的事。雖然到「滿城」去，正是當時新疆當局的大忌，但我們卻從未有所顧慮，黃如今氏是北平師範大學出身的美國留學生，然而他即使在現在也依舊不脫師範學生時代那種樸素和易的本色。他是一個很有風骨而又有好心腸的人，在新疆，他享有極高的人望，聲譽僅次於當時的主政者盛世才。「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的新省政變，黃氏是被捕者之一，出獄後，無論識與不識，前往「滿城」黃寓慰問者凡數千人，人望之隆，可以想見！

中央駐新工作人員當日與黃如今氏同享盛名者是建設廳長林繼庸氏。筆者賦性疎懶，故與林氏絕少接近。但他底豪放、坦率，已予筆者以極深刻的印象。記得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筆者自新返渝途經成都，一天偶然邂逅林氏，遂同在一家廣東店吃早點，林氏過去也是「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新省政變的蒙難者之一，席間他很感慨地說：「我這次從新

疆回到內地來，我最大的感觸，就是覺得政治上的關係都是假的，唯有工業界的關係就比較真實得多。我今後不打算再走入仕途，只希望以自己的餘生獻給中國的工業界。」

同年（一九四五年）五月間，當筆者在重慶南溫泉白鶴林鄉居讀書的時節，偶見報載林氏私與投僞工業界漢奸勾結消息一則，氣憤之餘，曾剪寄林氏請渠辨正。林氏復函致謝並云「一笑置之可也」，其胸襟的開闊曠達，一至於此！

總之，將來倘有人要寫盛世才時代的新疆內幕，黃如今與林繼庸的名字是必須提到的。在縱橫捭闔的宦海中，至少，在我認為，黃如今與林繼庸是一對標準的君子！

二十一、蘇聯的力量

正如美國和加拿大一樣，新疆與蘇聯正毗連着綿長的國界。

人們一旦走進新疆，處處都可以發現蘇聯的力量，無論在精神的領域或物質的領域似乎都可以看到這個力量影響着新疆四百萬人民的跡象。

蘇聯的力量何以能在新疆萌芽，滋長，而且不斷地擴張？理由雖是多方面的，但地理環境的接近，不容否認，是許多重要因素的一環。

當關內沿海省區的人民正狂熱地接受英美文物的影響時，新疆人民卻只體驗到蘇聯的力量。曾有一個時期，新疆的市場泛濫着蘇聯的商品。新疆人民吃的、用的、穿的，不論是咖啡、糖菓、香煙、酒類、布匹、皮毛、紙張、文具、藥物、水泥、五金器材，乃至農業與工業上的機械，軍隊的裝備，可以說都是來自蘇聯的。情形一如今天的美國貨充斥着關內每一個城市與鄉村一樣。二十世紀果然不愧為一個商品世紀，沒有一種力量比利用一件商品更容易使別一國家的人民對自己民族發生好感。正如面對着美國貨充斥市場的今天，儘管這裏寄寓着民族工業的隱憂，但事實上每一個窮苦人出較低的代價就能得到較好的享受，光憑這個理由，就够使一般人對美國發生好感了。倘使這一個解釋沒有大錯，則在新疆與關內還是給人為的政治力量隔離着的時代，新疆人民還甚少機會與關內人民作精神上與物質上的交流的時代，蘇聯填補了這個漏洞，無疑地在這一個情形下，人民無所取

沒有甚麼。因爲事實上能給新疆人民帶來利益的，至少在一九四四年以前，還有一個蘇聯。

我不清楚，除了對它自己的本國，蘇聯的力量施用於別的獨立國家時是否也具有如像在新疆時的威力。至少就我所知，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十年間，蘇聯的官員在新疆政府的各部門高據要津，新疆軍隊由蘇籍教官編練，學習俄文與留學蘇聯成爲當日新疆青年的熱望與憧憬。馬克斯主義的研究熱會廣泛地流行着，而非馬列主義的政黨活動却在破取編之列。

也正如今今天美兵留駐國境一樣，當年新疆也有蘇聯駐軍。蘇聯大兵會幫助盛世才打垮了馬仲英，於是崇德報功，盛世才政府治下的新疆，就愈見蘇聯軍容之盛與蘇聯勢力的擴張。

成百成千的傳說，在描述蘇聯力量君臨新疆的那一段奇異的十年。新疆也正如中國其他的邊陲省區一樣，是一個沒有國防的省區，傳說蘇聯只用老弱殘兵戍守與新疆毗鄰的國

境綫，這一個事實說明了新疆的防禦力並不足以構成對蘇聯的威脅，而傳說新疆的國境界石常常不翼而飛或自由移動，則更加證明新疆地位的危機了。

在一九四二年以前走進新疆的人，依舊可以在每一個官署，每一個公共集會場所看到懸掛着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玉照，那時新疆的旗幟是紅地六星旗，它多少仿製蘇聯紅地斧頭鎚五星旗。那時新疆的軍隊稱做反帝軍，新疆唯一合法的政治團體是反帝會，新疆最高的政治綱領是「六大政策」（註：即民平，（各民族平等）親蘇、反帝、清廉、和平、建設六政策。——作者），這一切多多少少都受到蘇聯的影響。

從新疆人民的日常生活上也可以看出蘇聯的力量，例如新疆的維吾爾族語經常借用俄語來彌補它的先天不足，蘇聯趣味的廣泛流行，蘇式配備的服飾與屋設計，上流社會對蘇聯的歌頌，以及漢、俄的通婚，「蘇聯製造」的就像今天，美國製造的觀念同樣給予人們以一種安全的保證等等。

總之，蘇聯之在新疆，是有過它底黃金時代，即在今天，由於新疆是一個註定屬於少

數民族的世界，而這些少數民族無論在容貌、血統與風俗語文上，這些少數民族與蘇聯之間的距離實遠較與漢族之間的距離爲短，這一個事實正是何以蘇聯能在新疆具有特殊影響的理由。

然而，對於今天才走進新疆的人，我所寫的情形，自然使人有一白頭宮女談開元天寶遺事之感了。

二十一、漢民族的前途

在中國本部，四萬萬人的漢民族是大民族，一千數百萬的非漢民族是少數民族，這是全世界都公認的常識。但在新疆，大民族的漢族卻變成少數民族，而其他土著民族倒反成爲大民族了。然而一個傳統遷就習慣的看法，則依舊把佔新疆人口絕大多數的非漢民族目爲少數民族。

新疆之有漢族移入，是遠自張騫的通西域就開始了。然而漢族的入新，自始卽是以征

服者的姿態出現的，這種觀念甚至通過兒歌的方式注入一般小學學童的腦中。例如一首兒歌，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樣描寫的：

一塞外雲迷，日暗天底，一片黃沙白草湖風吹，胡笳夜慟，牧馬聲嘶，多少離鄉遊子遠行遼西，男兒若戀家鄉好，怎得匈奴胆落震聲威？請纓早勵終軍志，不斬樓蘭誓不歸。

新疆的命名，也正如維族政治家的穆罕默德·伊敏氏所說，它恰好多少是個帶有侵略意味的命名。多年以來，在漢族人仍舊飽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時代，只有在新疆，漢人卻還到處以優越的姿態出現。理由很簡單：第一、政府是漢人的，民國以來的新疆主政者皆是漢人。第二、漢族文化遠較其他土著民族為優。

然而漢人所留下的政績是否能令土著民族滿意？倘使新疆也來一次民意測驗，我想這是一個饒有興味的措施。

但即使這種民意測驗，直到今天為止，却仍未見舉行過。我們仍只能從「民間輿論」方面透露出一點消息。

一九四五年四月間，當作者方自新疆歸來，曾應重慶新疆同鄉會的邀約，參加過一次聚餐。席間維族的政治家艾沙氏曾發表過這樣的感慨：「我在中央多年，但當局特爲了新疆問題找我們去談談的機會却甚少，我們彷彿是被遺忘了似的，倘要算過去新疆政治的功罪，可以說牽涉維族人處少，牽涉漢人處多；因爲過去維族人根本就少主政新疆的機會。倘使有一天讓維族人來幹，也許與今天的局面不同。」

「倘使有一天讓土著民族來主政，也許與今天的局面不同！」這不僅是艾沙先生個人的願望，而且必然也是四百萬新疆人民的願望。

無疑的，這一個願望正深種於土著人民的心中，而且日益滋長，日益壯大。並且還可以影響到主政者的措施。在吳忠信主席時代的新疆，我們已看到大量起用土著民族充任各級行政幹部。在張治中主席時代的新疆，我們更看到起用塔塔爾族的鮑爾汗爲副主席，維吾爾族的穆罕默德·伊敏爲建設廳長，哈薩克族的加里木汗爲財政廳長。這是一項賢明的措施，唯有不斷地起用土著人才，唯有不斷地吸收和培養各級土著幹部，才能真正地做到新疆不

是某一個民族的新疆，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新疆。

半個世紀以來，新疆正如一個火藥庫，三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這幾乎是當地人民的口頭禪。造成新疆動亂的因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以民族與民族間互相不了解為導火線，却是一個重要因素。

漢人應該慚愧，漢人雖然長期主政新疆，但真正了解新疆的漢人還是極少極少。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新疆南京觀光團在出席南京中央日報的歡宴時，團員艾沙席間慨乎言之，他說：「新疆與內地間之問題，最嚴重者為內地同胞對新疆認識不夠，就以此次青年團代表大會中而論，八百多代表能認識新疆者寥寥無幾，且有很多離奇的發問，例如新疆人吃什麼？新疆產米麵麼？因此，來自新疆者對此種問題之答覆，均有啼笑皆非之感。我們認為認識不夠為一切問題之癥結，同胞與同胞間如此，中央與地方間亦如此，倘中央不瞭解地方人情、風俗、習慣、環境，則無法決定施政方針。伊寧事件即由於少數人認識不夠，致使多數人流血。故我們敢要求政府，要求內地同胞瞭解新疆民族，一切設施顧及新疆特有的語言

我們敢於預言，倘漢人一旦讓新疆土著人民來主政，無疑地漢人的優越地位必然是相對地被削弱的，但漢人倘若無須憑藉政治勢力來造成自己的優越地位，而是用文化的成就，用民族的聰明，才智，品德來提高自己的影響，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則這種優越將永為千秋萬世的後人所感念不置了。

無論如何，一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時代，畢竟是過去了，除非我們甘於復返於冤冤相報的野蠻時代，否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民族與民族間亦然，國家大政，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過問的。

誰都知道，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國人，那千千萬萬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大抵都屬於漢民族，當他們遠適海外的時候，不僅沒有政權做資本，而且也沒有得到祖國的充分支持，但沒有，會懷疑過華僑的創造能力。漢族人一旦把政權完全交還土著民族，憑他們的文化傳統與深厚的創造天才，不消說，在新疆依然是有他偉大的前途。

二十三、人民將往何處去



人民是突厥族

這一塊古稱西域的土地，從張騫通西域始就成爲了與一國不能分割的一體，這個擁有一百六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住着四百萬的同胞，在過去無盡的歲月裏代代相傳地爲整個中國守住國家的後門，祖國沒有比新疆同胞更勤懇也更盡忠職守的子民了，但他們却得不到國家的庇蔭，保育，恰恰相反，他們永遠與貧困，

流放，監獄，恥辱爲鄰。

威爾基曾經在「天下一家」說到新疆，他說：「政府是漢人的，人民却是突厥族。」如果這個前提成立，那末，使新疆人民受苦，至少在漢族人是應該感到內疚的。

新疆，從人口的比例說是維吾爾人的故鄉；從語言系統分佈上說，也是維吾爾語的天下。爭取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天然就是新疆主政者的第一個課題。

持激越之見的土著青年，認為新疆等於是漢族的征服地。因此他們抗議漢族的繼續主政。在新疆歷年的民族與民族間的仇殺事件中，一個顯著的危機正日益擴大，這一個危機與其說是爲自己民族伸冤雪恨，毋寧說是一種脫離中國自立體系的迹象已日漸顯著，例如一九四四年的伊寧事件與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的建立，就是說明了這種离心力的日漸增長的危機。

苛政猛於虎，倘使人民不能有較幸福的生活，早晚是必然要訴諸反叛的一途。不過因爲新疆不是一個單一民族聚居的土地，所以這種反叛的方式多半採用甲民族脫離乙民族的羈縻，而另尋出路。

筆者記得在一九四五年四月的春間，一次在重慶新疆同鄉會的歡宴席上，維吾爾籍的穆罕默德·伊敏先生曾這樣說過：「新疆人民是永遠愛護祖國的，自然也就更愛護新疆。」

沒有新疆，新疆人就沒有家鄉。但家鄉沒有關內，所以沒有不受新疆的新疆人。沒有祖國，新疆也就失去保障，所以也沒有不受祖國的新疆人。新疆人從未主政新疆，更未主政全國。所以過去政治在新疆所種下的罪行，新疆人是不能負責的。但新疆人却希望能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機會。我在國外經過長期的觀察，我的結論是新疆人民沒有別的去處，只有仍然回到祖國的懷裏！」

穆罕默德·伊敏先生持平之論是可以代表成千成萬的新疆人民的心聲；新疆人民沒有別的去處，只有回到祖國的懷裏！

政府失職，然而祖國却是值得驕傲的，她竟有如此忠貞的子民！

在新疆的主政者的天秤上，比上述的「少數民族」問題更爲嚴重的，是睦鄰問題。在吳忠信主席時代，他曾提出兩個口號：「安定」與「睦鄰」。前者是對內的，後者是對外的。

正如加拿大與美利堅毗鄰着一樣，新疆整個北部西北部皆與蘇聯國境接壤。住在新疆，我們目擊着市場上蘇貨的泛濫，蘇聯語文的普遍流行，（新疆青年多多少少皆曾學習過俄國

沒有比這兩句話更能形容人投在新疆的自然懷抱時的感情。在風和日暖的季節，新疆的天，永遠是蔚藍得像一面風平浪靜的海洋，無際的沃野，平原，戈壁，似乎可以使你的視野觸到天邊，把視野擴展到盡頭，是一片蔚藍的霧幕，使人起着那邊橫着發亮的海岸的錯覺，人們像魚兒游泳於這面「內陸的大洋」，人們又像鳥兒翱翔於這面「內陸的太空」。

巍巍的天山，永遠是準噶爾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監護人，光耀的太陽，白皚皚的積雪，蒼翠蔥蘢的茂林，鳥語，花香，一天之中，把一年四季的風光交融起來，橫在你的眼前，供你欣賞，是世界的名畫，是古今的奇觀。

一年四季最使人留戀的是冬天！白皚皚的雪花鋪滿整個空間，掩蓋着人間一切污穢，人在戶外走動，戴着垂耳的雪帽，穿着沒膝的氈靴，披上羊皮大衣，格外顯得神采奕奕，世界似乎也進過一次美容院，到處閃爍着雪的光輝。

冬天永遠是北方人活躍的季節，年青人三三五五在廣漠的雪原上作着滑雪橇與溜冰的遊戲，或互擲雪球取樂戲逐。好靜的人，冬天也有他的去處。好在新疆家家戶戶都有着保

暖設備，邊約三二知己，煮酒烹茶，圍爐清談，縱論古今天下大事，佐以熱飲，實爲人生一大快事。

秋天也是新疆人的黃金季節，金黃的穀粒，麥粒已撥入糧庫。伊斯蘭教徒的「封齋日」(註：每年八月爲伊斯蘭教徒的封齋日，白日除照常做「奶媽子」(禮拜)五次外，日出後及月出前皆不進食。——作者)剛告結束，「開齋」後的教民們更是喜氣洋洋的酒食徵逐，正是人與人之間禮尚往來最頻繁的季節。

夏天由於新疆是大陸氣候，一年中要算這個季節最使人難過，更由於新疆人民嗜吃羊肉，每頓吃賸的碎骨殘肉，隨手棄却，所以一到夏日蒼蠅滿天飛，嗡嗡之音，聲聞數里，其勢之銳，宛如萬馬奔騰。吐魯番更是世間有名的「火城」，一到夏日，人們必須躲在「地窖」消夏。幸而新疆是一個水菓的王國，豐富美味的瓜菓，使人暫時忘却夏日的蒸鬱。

「白楊溝」，「水麻溝」，「博古達」山，更是一些美麗的避暑勝地，或則古木參天，或則流水琤琮，或則奇峯崢嶸，偶邀三五知己，策馬往遊，宰羊痛飲，一消暑氣，倘能隨

帶獵槍，山中的野兔，野豬正是大自然為你安排的野餐異味，文火燒爛，席地大嚼，你還會拘謹矜持麼？等到既醉且飽，揀一個陰涼處試尋好夢，此中樂趣又與神仙中人有何多讓？

春天，可以說是冬天的延長，河水開始解凍，冰山開始消融，鳥語，花香，流水，輕裝……象徵着世界的復活，象徵着人類的新生，新疆正和世界每一處一樣，也有一個可愛的春天。

我常常設想，人能夠到過新疆，未始不是一種幸福，儘管在我們進入新疆的時代，人人都有一朝為座上客，夕為階下囚的遭遇，但如果我們生在大平盛世，新疆確實是一個退休的好去處，即使是一個鬥志滿懷，熱中功名的人，假使能在新疆住上三年五載，無論他如何熱中，長久面對着器宇恢宏的塞外風光，經過偉大自然的潛移默化，他將終不思蜀，心如死水，德性的修養自然會達到「富貴於我如浮雲」的意境。

倘若身在新疆，心在中原的政治大舞台，人懷着如此心境走入荒漠，拓殖邊疆，自然

是會缺少生人之樂。但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人總缺少保障，政治不上軌道，則旅新者惶惶然不可終日，更談不到省至如歸之樂了。

但不論什麼理由，即使我曾在新疆坐過監獄，曾經貼過死亡的邊緣，但我仍舊喜歡新疆，依戀新疆。

我將告訴每一個後來者，關於和闐的玉，阿山的金，鄯善的瓜，高昌的葡萄，南疆的蠶桑，北疆的牧畜，我將告訴每一個後來者，這是一個豐饒的邊疆，人們生活在這裏是多麼健康，生活的意義在這裏是多麼甜蜜，生命的歷程又是多麼雄壯。

我喜歡新疆，更感念着新疆各族的人民，我對天山、牧地、羊羣、沙漠、戈壁和蒙古包都發生了情愛，我對羊脂飯，饅頭，馬乳，永遠逗起饕餮的食慾；我愛博克達山的積雪，愛吐魯番火熱的大陽和愛烏魯木齊窈窕的河床。我對新疆的一草一木都發生了情愛，如果可能，有一天我願終老邊地，埋骨邊疆，把塞外看做我的家鄉，用萬能的雙手，創造一個塞外江南！

第

一

卷

之

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

新疆之戀

△白報紙本定價貳元整▽

著者 余 航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會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局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